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大國志

(中)

文字懋昭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卷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用圖書
惜使用

大 金 國 志

(中)

文字懋昭撰

空軍軍官學校圖書館

登錄號

690

類號

083.12

3004

國學基本叢書

211



大金國志卷之十三

紀年

海陵煬王上

在位一十三年

海陵煬王名亮。武元皇帝之孫。宋王宗幹之子也。幼時名孝烈漢。言其貌類漢兒。好讀書。學奕象戲。點茶。延接儒生。談論有成人器。既長。風度端嚴。神情閒遠。外若寬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測其際。皇統中。宗盤已誅。皇儲尙幼。未有所屬。而熙宗疑忌好殺。內外功臣。莫能自保。亮矯飾盜名。包藏禍心。已久。至是始得以肆其逆。皇統九年十二月甲午。亮卽皇帝位。大赦天下。除常赦所不原者。文武官各轉一資。放民租稅一年。追尊父宗幹爲德宗。改元天德。

天德二年。時宋紹興二十年也。春三月。誅曹王宗敏及兀朮之子韓王亨。先是。熙宗之弑。國王身預其謀。及大事已定。逆加疑忌。凡當日同謀。皆加以弑君之罪。宗敏乃武元之子。爲大父行。忌其名重。首行誅戮。納其妃于宮中。兀朮開國元勳。亨乃其子。亦以無罪誅。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政闕失。與軍民利害。如有可採。自當聽用。其或不當。弗加之罪。苟能裨補公私。別議旌賞。詔河南民衣冠。許從其便。除故盧馬鎮夏。

國韃靼沿邊招討提點兩國市場。

市場在雲中西北。過腰帶上石楞坡。天德雲內銀甕口數處有之。契丹時亦置市場。唯鐵禁甚嚴。禁不得夾帶交易。至大金則不然。唯利是視。鐵禁遂弛。又宋時河東素使夾錫鐵錢。地分自爲大金得之。不用鐵錢。盡拘之入官。官中每鐵錢兩貫伍百作一秤。每秤以銅錢五百五十貨于民間。北地貴鐵。百姓多由火山軍武州八館之天德雲內貨錢于北方。今河東鐵錢殆盡。自廢豫後。至于陝西鐵錢亦流而過北矣。北方得之多作軍器。甚而有以堅甲利兵與之回易者。爪牙旣成。始不易制矣。

七月。除大使梁漢臣爲右丞相。一日宮中宴閒。因問漢臣曰。朕栽蓮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漢臣曰。自古河南爲橘。江北爲枳。非種者不能。蓋地勢然也。上都地寒。惟燕京地煖。可栽蓮。主曰。依卿所請。擇日而遷。蕭王諫曰。不可。上都之地。我國旺氣。況是根本。何可棄之。兵部侍郎何卜年亦請曰。燕京地廣土堅。人物蕃息。乃禮義之所。郎主可遷都。北番上都。黃沙之地。非帝居也。漢臣又曰。且未可遽。待臣爲郎主起諸州工役。修整內苑。然後遷都。主從其言。冬。發諸路民夫築燕京城。蓋主密有遷都意也。國主嗜習經史。一閱終身不復忘。見江南衣冠文物朝儀位著而慕之。下詔求直言。內外臣僚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轉漕艱而民不便。惟燕京乃天地之中。宜徙都燕以應之。與主意合。大喜。乃遣左右丞相張浩、張通古、左丞蔡松年、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皇城周九里三十步。其東爲大廟。西爲尙書省。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

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省。妃嬪居之。又西曰同樂園。瑤池、蓬瀛、柳莊、杏村皆在焉。

天德三年時宋紹興二年也三月。宋遣使巫伋來充祈請使。伋至。問祈請者何事。伋言乞修奉陵寢。主曰。自有

看墳人。伋又言乞迎請靖康帝歸宋國。金主曰。不知歸後甚頓放。伋又言本朝稱皇帝二字。主曰。此乃是

本國中事。可自處之。伋唯唯而退。

天德四年時宋紹興二年也冬。燕京新宮成。主率文武百官自會寧府遷都于燕。大赦天下。改明年曰貞元。

上遷都于燕。則諸路之名不得沿舊矣。遂以燕京為中都。上京為北京。遼陽府為東京。雲中府為西京。

開封府為南京。諸州郡各改隸焉。

貞元元年時宋紹興二年也春正月元夕。張燈宴丞相以下于燕之新宮。賦詩縱飲。盡懽而罷。七月。制遣御

筆法舊制。凡詔令皆中書命學士為之。其有承受御筆處分。無故申明衝改者。以大不恭論。

貞元二年時宋紹興二年也正月。御大安殿。受羣臣朝賀。以完顏誥弗簽書樞密院事。六月。寧江州獻瑞

桃。其大異常。一本而連實者三。羣臣稱賀。

寧江州去冷山一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

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瑞桃之獻。豈其偶然符兆邪。

京兆府鳳翔。同華大旱。民飢。詔開倉賑卹。仍詔數州年穀不登。百姓橫罹艱毒。聽人出關就食。遣使者造

004637986

籍分遣去留所在。開倉賑卹。十月。詔所在州郡徒流之囚。特與釋禁。戰陣之際。令其先鋒自効。貞元三年。時宋紹興二是年國主陰有南征之志。乃謀遷都汴京。先遣參知政事馮長寧爲留守。經畫修內。未幾。大火焚之。宮室皆盡。主大怒。降長寧爲庶人。尋杖之死。于是遷都之計稍緩。冬。宋相秦檜卒。粘罕南來時。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爲粘罕所執而去。天下高之。然粘罕亦自喜其爲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閒語以利害。而檜終始言南自南。北自北。且說若許其着手時。只依舊規模分別。其後南臣貧薄。獨檜溫實。一朝資以金帛。僞云挈舟走漣水軍。家屬婢妾完備無恙。及至宋。果得權大用。其後宋使洪皓自漠北歸。與檜語及北事。因曰。憶室撚否。別時託寄聲。檜色變而罷。蓋檜在撻懶軍中時。撻懶圍楚州久不下。使檜草檄諭降。有室撚者在軍。知狀。檜故怒也。順昌之戰。金師震懼喪膽。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而檜亟班師。岳飛至東京。止四十五里。而檜亟召回。終于誅剪罷逐。一時名將不遺餘力。粘罕初來誓書。必令宋不得妄易首相。蓋爲秦檜地也。再專國政者十有八年。南北之不復合。豈非天哉。

大金國志卷之十四

紀年

海陵煬王中

正隆元年。時宋紹興二十六年也。是年猶仍貞元之號。是冬方改正隆。二月令婆隆敦爲左都監帥。令經略田于

曷董城。林牙之子烏律遊騎數百人出入軍前。婆隆敦遣使打話。遂退。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丈。絕無水源。人多渴死。

曷董城去上京三千餘里。遼旣亡。林牙大實亦降。大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也。大實與粘罕雙陸爭道。粘罕心欲殺之。而口不言。大實旣歸帳。卽棄其妻攜五子宵遁。詰旦粘罕怪其日高不來。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粘罕大怒。以配部落之最賤者。妻不肯屈。強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大實深入沙漠。立天祚之子梁王爲帝而相之。烏律者。大實之子。大金遣余覩至其地。不能平。令爲屯田之策以困之。

冬。復修汴京大內。遣左丞相領行臺尙書省督其事。且用梁漢臣爲提舉官。號大使。于是暴役橫斂。以務

速成。乃下詔略曰。朕祇奉上元。君臨萬國。屬從朔地。爰出幽都。猶跼躄于一隅。非光宅于中土。願理道所在。有因有循。權變所在。有革有化。大梁天下之都會。陰陽之正中。朕惟變通之數。其可違乎。往歲卜食相土。宜建新都。將命不虔。燼于一炬。第川原秀麗。卉物豐滋。朕夙有志焉。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其大內規模。一仍舊貫。可大新營構。乘時葺理。是時提舉大內者。梁大使。卽向來弒熙宗之人。興國奴。乃宋內侍爲大金所虜也。

正隆二年時宋紹興二十七年也正月。宴羣臣于大安殿。時諸王皆會。獨宿王不樂。主曰。成吾事者。皆卿等力。何獨卿不樂邪。宿王曰。臣與陛下同乳而生。今天下民心未服。白溝河南中原諸城。往往皆漢人握其重柄。如李成、孔彥舟、酈瓊、靳賽、王善、徐斌等五十萬正軍。此當治之。主曰。此朕之事。汝治其他。天時少舒。且可樂飲。飲酣。梁漢臣請曰。今河北、河東、河西、三路河道皆通。可以積糧草于汴京。乃是要衝。臣聞遺宋招覽賢才。練兵訓將。其意嘗在中原。必有大憂。願陛下豐倉廩。備器械。練兵馬。乃太平之治也。且汴京重地。可以鎮服南邊。主從之。喜曰。梁大使可謂賢人臣也。夏。詔以河南州郡。營造有勞。新邦百姓。宜在優恤。遣使者觀察風俗。振恤困乏。仍令各修水田。通渠灌溉。冬。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讎耀兵。有飛龍、騰蛇、吼虎、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正隆三年時宋紹興二十八年也五月。上坐薰風殿。命吏部尙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蕭廉召對。因言朕夜夢至上帝

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持宣授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受命出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喏而應。既覺，聲猶在耳。卽遣人至廐中視其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于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主戒無泄于外。八月，主坐正隆殿，召吏部李通、宣徽使敬嗣徽、翰林承旨翟永固、直學士韓汝嘉四人，謀欲遷都汴京，爲南侵之地。通、嗣徽皆言此正合天時。主喜。永固、汝嘉曰：「燕京未成，帑藏已乏，民力未蘇，豈可又營汴邑？江南通好，歲幣無闕，遽興征伐，亦恐師出無名。」主怒曰：「非汝所知，揮之使去。」于是惶懼，以爲不免。既而主怒稍息，明日通、嗣徽並除執政，而永固請老，主許之。冬，制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違者抵罪。詔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深歲久，多爲妖變，悉命毀之。

正隆四年

時宋紹興二十九年也

春二月，宋遣禮部侍郎孫道夫來使，回歸南宋，具言北主詰以關陝買馬非約，恐

有渝盟之意。宋遣祕書少監沈介、國子司業黃中來，介爲賀正使，中爲賀生辰使，相先後行。至是，介先還。中言彼國治汴宮，役夫萬計，此必欲遷都，以見迫，不可不早爲計。時講和日久，宋帝聞之，矍然曰：「恐但爲離宮也。」中曰：「臣見其所營，悉備，恐不止離宮也。若南徙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惟陛下深圖之。」于是左右相皆不悅。顧詰中曰：「沈少監之歸，屬耳不聞此言，公安得爲此也？」

時梁漢臣獻策于主曰：「汴京重地，鎮服南邊，一也。令諸州軍置造器甲，咸使精備，二也。糧食不缺，三也。剏置巨船，訓習水卒，支備海道，四也。招募義士，使爲先鋒，五也。主善其言。」

是月主再修汴京。令左丞張浩參知政事。敬嗣徽董其役。集諸路夫匠。大興宮室。極其侈靡。將遷都焉。九月。修造方殷。其謀始露。南宋疑之。乃遣樞密院王綸等來使。至是綸等回南。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時主再役諸路夫匠。造諸軍器于燕京。令左丞李通董之。又令戶部尙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于潞河。夫匠死者甚衆。十月。詔揭榜戒約諸路。禁妄傳起軍事。宋太后韋氏崩。賀允中來使。報哀也。奉韋后留遺物。使北界至汴京就館。宴日用例賜花。時主有背盟意。用宋叛將孔彥舟押宴。允中曰。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不忍聞。況戴花乎。伴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主人無暴事。固有體。吾年餘七十矣。當守節死。彥舟解曰。兩國通好。參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花侍側而已。使還言必敗盟。宜爲備。十二月。遣施宜生使于宋。耶律翼副之。宜生宋朝人也。坐范汝爲事遠竄。遂犇劉豫。豫廢。復爲金用。至是以翰林侍讀充賀正使。張燾館伴。宜生素聞其名。畏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聞人。燾以首邱桑梓語之。宜生敬燾。頗漏其情。燾密奏之。

正隆五年

時宋紹興三十年也

二月。遣左宣徽使大懷忠。禮部侍郎耨盪溫都謙往弔宋太后韋氏喪。就行祭禮。宋

遣同知樞密院事蔡義問爲報謝使。時義問之來。見國中已自聚兵。有南征意。及回密奏爲備。五月。遣使往宋賀天申節。宋工部侍郎黃允中館伴。又充送伴使。允中還言北境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有以待之。翰林學士祈宣上封事略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今北有造軍器之煩。南有修大內之擾。

百姓久苦轉輸。不勝疲弊。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計之。兼來歲害氣在晉。不利行師。望陛下以天下爲心。社稷爲念。曲從臣請。上怒。令執而戮之。宣神色自若。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但恐陛下將來不及臣耳。語未竟。左右以刃刺其額。遂屠之。誅楚王、德王、澤王。用梁漢臣之譖也。

時國主南遷汴京。兵釁將開。楚王謂德王、澤王曰。梁大使所請。郎主輒行之。其將奈何。今從所請。必使農夫失業。織女不蠶。租稅俱乏。民人怨望。敗之兆也。梁大使聞之。譖于國主。謂其有異志。主曰。此三匹夫欲謀反邪。遂召和尚枝童及宿王謂曰。汝等爲我將兵速討三王。旣而五人皆到。主曰。三子召術人論事。欲謀反乎。三王應曰。論者乃國之安危而已。上怒曰。謀欲殺我邪。令左右賜死。宿王曰。不可。陛下登位之時。親王十人。今推出七人矣。若天下聞之。有不從諫之稱。上怒。拂袖而起。遂斬三王。

國主聚兵將南征。令戶部尙書梁球、兵部尙書蕭德溫先計女真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爲正軍。弱者爲阿里喜。一正軍一阿里喜副之。類爲一十二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簽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萬。通爲二十七萬。倣唐制。分二十七軍。軍數已定。遂以百戶爲謀克。千戶爲猛安。萬戶爲統軍。其統軍則有正副。諸軍悉令番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者。先是。上遣臣施宜生往宋爲賀正使。隱畫工于中。卽敕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上令繪爲軟壁。而圖己像策馬于吳山絕頂。後題以詩。有自古車書一混同。南人何事費車工。提師百萬

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八月間宋得諜報國主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亦有至清河口者。冬。宋淵聖皇帝崩。



大金國志卷之十五

紀年

海陵煬王下

正隆六年。時宋紹興三十一年也。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奏當交不虧。羣臣稱慶。自去冬主舉兵。江上洶洶。訛言主已崩。幼主嗣立。改元新德。南宋信之。後使者回。言無此事。大金已授甲造舟。必爲南渡計。五月。遣高景山、王全往宋賀天申節。宋帝見于紫宸殿。時國主恃其強盛。欲渝盟久矣。全因道國主意。求淮、漢之地。及指取將相近臣議事。并報淵聖皇帝訃音。且言國主以九月北巡。今所指近臣。當于八月至金國。大率皆慢辭也。國主令諸處統軍擇其精于射者。得五千人。皆用茸絲聯甲。紫茸爲上。黃茸青茸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國主每自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六月。宋徐喆來。充起居稱賀使。賀主遷都也。喆未至盱眙。金遣韓汝嘉先在泗州。遂相見于淮岸口。汝嘉傳國主語。謂卿等雖來。卽非所召。可回令元指。定一二近上人來。須九月初定到。汝嘉自盱眙歸。諫國主寢兵議和。主曰。汝與南宋爲遊說邪。遂賜死。國主率其衆北巡。至北邙山。因改名其山曰太平。彗出角。七月。國主南遷汴京。自左丞相以下具九節儀。

從迎主于南薰門。國主及門而暴風雨至。儀從皆不克舉。主入內。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作。天變如此。

宿王國主親弟也。諸王皆戮。宿王獨存。時主怵于梁大使之言。宿王嘗陰至太后處告曰。郎主今信梁大使僞言。廣築汴京。用兵南入。皆是敗國之事。三王欲諫。郎主不問。已斬之矣。今告娘娘。望諫止之。時母后方病。命坐。因問曰。聞今廣築汴京。簽民造船。聚糗糧。制軍器。果有之乎。主曰。有之。母曰。吾無他病。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若行此事。民心必離。亂之端也。歷代無道之主。皆亡國敗家者。果有此行。其能免乎。主大怒曰。非朕母。乃梁宋國王之小妻也。遂使護軍將軍赤蓋彥忠。卽宮中弑之。以威言者。于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而后徒單氏與子光瑛復諫。主亦欲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方出。國主一日坐正隆殿。召臣下問曰。許多宰執。孰有能爲統軍者。右丞劉諤曰。臣請爲之。上喜。卽拜諤爲漢南道行營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荆、襄。又以金紫光祿大夫張忠彥統步軍。孟州防禦使王彥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伺巴、蜀。工部尙書蘇保衡統水軍。驍騎上將軍完顏鄭家奴副之。由海道將趨二浙。餘兵國主自將焉。

時國主與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宮遊觀。聞人唱曲子。其詞乃柳耆卿作望海潮也。只詠錢塘之景。主喜。隨聲而入。其唱者李貴兒出迎。主問曰。適唱何詞。貴兒曰。望海潮。梁大司曰。此神仙詞也。旣而后亦到。遂飲酒。時汴守孔彥舟進木樨一株。主喜。梁大使曰。此花乃江南植以爲薪。于是主問朝中誰曾往

江南梁大使曰。有兵部尙書胡鄰會到。遂召之。首問錢塘之景。鄰曰。江南揚州、瓊花、潤州、金山、平江、姑蘇、錢塘、西湖。尤爲天下美觀。其他更有多多美景。但臣迹不得到。只此數景。天下已罕。況于他乎。主聞之大喜。遂決意南征。

九月。西元帥合喜以五千騎自鳳翔大散關入鳳州界三十里。攻黃牛堡。宋守將李彥堅告急于吳璘。璘馳至。殺金平。遣將援之。彥堅督衆用神臂弓射却金師。璘又遣別將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大寨。金師敗。又攻光化軍。騎兵數百。忽突入城。宋守臣張超閉譙門。令從者率郡人巷戰。北軍死者數十人。乃引去。又攻信陽軍。趙樽引兵赴之。北軍引去。國主以右丞李通爲大都督。粘安阿述虎副之。令先造浮梁于淮水之上。主遂自將南征。時主衣橘紅袍。所乘馬金甲。自宋州出。其后徒單氏與子光瑛俱送行。主亦掩泣。徐曰。天實使之不自由也。時兵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南方大震。十月。金師破安豐。和光等州。主旣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鰲鎮由定遠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藕塘。駐軍。令清先以百騎侵清流關。南軍無與敵者。遂長驅而入。直抵滁州。守臣陸廉棄城去。琦復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給以有路自竹岡鎮可徑至六合河。琦從之。俾爲鄉導。遂迂路半日。故六合居民皆得逃去。琦得城不入。徑自山路趨揚州。攻破之。北騎三千至樊城。宋翟貴、王進戍樊城。不過二百兵。北兵經至城下。會無橋不得渡。貴進引兵出戰。俱死焉。士卒半掩入江中。至晚。北兵退。金師至。

順德軍吳挺向起敗之。

吳挺向起乃吳璘所遣。德順之師抵城下。有秦世輔者。與其父出降。金人執其母妻。招之。世輔欲還。其母云。還亦死。不還亦死。等耳。不若善事趙天子。金人盡殺其母妻。是役也。統制官朱勇被執。不屈。遇害。高師中力戰死。璘尋遣王中立敗金人于治平寨。又敗之于照夜坡。

金人既得揚州。即遣人來瓜洲渡。劉錡敗之于皂角林。

錡命部將賈和仲、吳超等拒之于皂角林。金人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合。部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金人既入。張弩俄發。金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引去。遂大敗之。斬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

金師圍海州。宋李寶兵至。解圍。又敗金師于膠西。

先是寶舟師至東海縣時。金師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金人出意外。亟引去。于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伏。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以義旗聚衆。爭應爲援。寶與子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金人之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宋師之猝至也。寶伺金人之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祈于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衆喜爭奮。引帆挺刃。俄頃過山。薄于金舟。鼓聲震蕩。金人大驚失措。金師之帆皆以錦纈爲之。彌亘數里。忽爲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不能動。寶

命以火箭射之。烟焰隨發，延燒數百。有不及者，猶欲前拒。寶令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其徒，盡殫之。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刺其將鄭家奴等六人。惟統軍蘇保衡未發。旋聞兵敗，自經死。

金人侵陝州，宋任天賜敗之。十月，渤海一軍萬人叛歸會寧府，立葛王褒爲帝。主爲內變所撓，於是親統細軍駐和州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至采石而渡。宋都統李顯忠未至，虞允文夜見建康留守張燾議之。燾但言已當死守留鑰。丙子，國主登壇，建黃繡旗二，中張黃蓋。國主執小紅旗，麾衆渡江。時宋將李顯忠未至，諸將莫肯用命，盡伏山崦，惟提舉張振、王琪稍任其責。允文督之，敵舟漸近，宋軍用海鰓船迎擊，士自殊死鬥，我舟沈溺數萬。其回北岸者，主皆殺之，遂不能濟。主自采石之敗，乃北抵瓜洲。宋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允文同總領朱夏卿等相與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洲，迫岸復回。北兵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其轉如飛。北兵相顧駭愕。時主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其戰艦，而荆、鄂、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主愈忿，乃回揚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將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滄殺之禍，退有盡戮之憂，奈何？」其中一將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載曰：「殺郎主，却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皆一辭曰：「諾。」主有細茸等軍，不遣臨敵，專以自衛。諸將雖欲殺逆，而細軍衛之甚嚴。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玉帛，皆逃在秦州，我輩急欲渡。」

江汝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主從之。于是細軍去者過半。主語威勝統軍耶律勸農曰。爾所將勝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汝。勸農自計兵亡已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母里謀。亦欲弑主。乙未。諸將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主寢帳中。左右親軍散走。諸將射帳中。矢下如雨。主卽崩。并殺妃侍與謀事者十餘人。皇子光瑛留汴京。亦爲衆所殺。時先一夕四鼓濃雲塞空。東北有大星墜。其聲如雷。蓋不祥之徵也。南宋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云。以太乙局攷之。北主不煩甲兵。冬至前自有蕭牆之變。後果然。褒旣立。追廢主爲海陵王。謚曰煬。后徒單氏爲海陵夫人。金師次茨湖。守將敗之。茨湖在洪口之南。與光化軍相對。至是金人以海舟渡。欲攻襄陽。會風執不利。不得著岸。兵校史俊麾旗登舟擊却之。

金師次全椒。李顯忠敗之。楊林渡又敗之。金師乃退。十二月。遣使入宋朝議和。金人移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散兵。以圖舊好。海陵之死也。死于揚州瓜州鎮之龜山寺。時正隆六年十月也。在位十二年。海陵少而知書。旣長。彌自矯飾。府庫資財無所愛。當世稱賢。諸王之誅。預有力焉。而窺覷非望。熙宗莫之覺也。一咏一吟。冠絕當時。沈深嚴重。莫測其志。迨登極之後。以法馭下。勇于誅殺。以會寧僻陋。遷都燕京。相宅未幾。復營汴邑。初而篡君。繼而殺母。背盟興兵。構禍累年。自采石與海道敗後。海陵不勝其忿。而身亦亡矣。

大金國志卷之十六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上

在位二十九年

世宗聖明皇帝初名褒。後改名雍。武元皇帝孫。晉王宗輔之子也。母曰禿丹氏。生于雲中。其夜有光明。體重倍于常兒。性極仁厚。在熙宗朝。嘗侍立。見有桎梏重囚。而問者。褒曰。何不赦之。熙宗嘉其意。爲降其罪。既長。統兵爲將。撻懶。兀朮諸父南征。褒未嘗不在兵間。特以仁厚爲士卒所推。敵人所愛。東京之役。路元中承檄風靡。入城之後。不戮一人。海陵晚年。肆虐日甚。宗室大臣悉被誅。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彥舟輩。亦皆坐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是時。中原豪傑竝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大行陳俊。倡集義衆。而契丹之後。耶律窩斡亦興于沙漠。于是渤海一軍萬人叛之。歸會寧府。立褒爲帝。十月庚子朔。褒卽皇帝位。改元大定。大赦天下。黃河以北皆下之。

大定元年。時海陵王正隆六年也。宋紹興三十一年也。是月。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錄國主赦。馳以報海陵。海陵嘆曰。朕欲俟江南平後。取一戎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之事。卽遣先鋒將郭安

國回衆攻之。令盡誅黃河以北之叛己者。宋虞允文敗海陵之師于西采石楊林渡。衆軍海陵王于揚州元帥府。紫茸軍克宋秦州。又侵茨湖。爲守將所敗。茨湖在大江之南。至是國兵以舟渡。欲攻光化。趨襄陽。又爲宋兵校史俊所敗。時海陵雖殞。國兵未退。宋楊欽敗之于洪澤鎮。吳超敗之于楊林渡。翌日乃退。十二月。國主知海陵被殺。乃與皇子允升、允迪擁甲騎一萬趨燕京。

大定二年。

時宋紹興三十二年也。

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是月入都于燕。告祠天地社稷。且告祖廟。以父故名宗。

輔。非帝王所稱。改曰宗堯。追諡懿宗。故主亶諡閔宗。未幾改熙宗。諡亮爲海陵。煬王封皇子允升爲齊王。充西京留守。二月遣使高忠建往宋告嗣位。宋以中書舍人洪邁來賀登位。使知閣門事張淪副之。

紹興之和也。近例屈節者凡十四事。是時宋以徐喆館伴。始更改之。凡十四事。其大略更定朝謁。與進書。受書儀範。及伴使與北使抗禮而已。于是略如汴京故事。國書曰。審膺駿命。光宅丕圖。德合天人。

慶均遐邇。比因還使。當露悃悰。爰從海上之盟。護講鄰封之信。中更多故。頗紊始圖。事有權宜。始爲父兄而貶損。釁無端隙。靡逃天地之鑒臨。又曰。願畫舊疆。寵還敝國。結兄弟無窮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長息干戈之苦。邁至燕京。鎖之館中。抑令于表中。改換陪臣二字。報書有曰。名分旣一言而定。貢輸亦兩紀于茲。又曰。蔑夫致慶之詞。要以難行之事。實爲大鑿。再作禍端。

是時金師攻虢州者敗于王彥。攻汝州者敗于吳拱。關陝一路。喪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

順軍凡十二郡。金州一路。喪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獨特重兵堅守大散關。可以扼宋師。吳璘遣楊從儀等攻下大散關。遂分兵據和尚原。未幾。金師又破河州。驅老弱數萬屠之。選強壯數千充軍。焚蕩其城而去。又破懷寧府。宋守臣陳亨祖登城督戰。中流矢死。是時。京東義士耿京率衆據東平府。遣掌書記辛棄疾南附于宋。授天平節度。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馬。旣而遣使往南宋通和。遂不復通。京遂爲國中所殺。正隆之渝盟也。宋復取海、泗、唐、鄧、陳、蔡、許、汝、嵩、壽等十州。至是宋但得四州而已。時北兵猶圍海州。宋張子蓋率兵往援。仍聽張浚節制。相遇于石湫堰。率精銳先入。王友直以所部力戰。北兵大敗引去。六月。宋高宗皇帝禪位于皇太子。是爲孝宗。遣使劉珙來報登位。行至境。責舊禮。不納而還。

大定三年

時宋孝宗隆興元年也

正月。窩斡餘黨蕭鷓巴、耶律适里皆驍將也。自海道犇宋。

是時國中聚兵積糧

于宿州之靈壁及虹縣。宋淮西招撫使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議欲襲其二邑。會元帥荅南宋書。謂境土當以正隆以前爲界。宋張浚聞于朝。且上出師計。至揚州。合殿前江淮兵八萬。分隸二將。濟淮。顯忠取靈壁。宏淵至虹。北兵拒之。顯忠東趨虹縣。蒲察徒穆大周仁及右翼軍都統蕭琦亦降。會副元帥紇石烈志寧自睢陽引兵至城下。次夕雨。南軍兵大潰而歸。士卒死亡甚衆。資糧器械委棄皆盡。

時副元帥紇石烈志寧遺書南宋。宋令盧仲賢持報書以往。大略謂泗、海、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于常幣。固非所較。第以兩淮凋殘之後。恐未能充其數。仲賢辭行時。宋帝戒

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無傷。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乃言歸當命許四郡，遂以忠義遺三省樞密院書來，凡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海、泗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亡俘虜之人。且約令十一月二十以前持誓書來。宋湯思退爲相，遽奏以戶部侍郎王之望爲通問使，知閣門事龍大淵副之。

五月立皇子越王允升爲皇太子。時國主以仁厚爲上，國部衆推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勳勞。至是，允升登儲副，諸子皆封王。允升嗜酒喜遊獵，膽勇能用兵，每勸主南伐，混一天下，主不聽。

大定四年時宋隆興二年也正月詔造總計錄，大略云：正隆失德，土木征伐，相繼而起，有司出納動千萬計，浩瀚

連年，莫會其數，臨急空乏，惟有取之于民。自今除每歲收支外，竝將見管實在之數，開具成冊，使朝廷通知有餘不足之數，且以革去吏姦，候儲積果多，然後議窠名之重輕，攷撥定數目，寬減州縣，優輕疲民。

八月，宋遣宗正少卿魏杞來充通問使，國書之來已許割四郡，但求減歲幣之半。杞及疆國中，以書不如式，不受。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幣二十萬。杞以聞諸朝，宋帝命盡依初式，再易書，歲幣亦如其數。是時，宋丞相湯思退力主和議，陰諭國中，以重兵脅和。十一月，元帥僕散忠義遂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魏勝戰死，劉寶自楚州，王彥自昭關南遁，國兵蓋以未得所欲爲辭也。復自濠州繫橋渡淮，又分兵破滁州，至六合縣，爲宋步軍統制崔阜所敗。宋使至穎河口，見僕散忠義，絃石烈志寧，國書略曰：脩好

齊盟。出于初議。中因曲見。或爲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茲聆嘉報。不替舊歡。仰衛社之大忠。謹睦鄰之高誼。已遵要束。無復異圖。二將令與其介。康譚同詣燕山。國師亦罷。宋遣洪适爲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其後國主所遣報問使副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顏中。翰林直學士楊伯雄至南宋。持國書入見。始謂江南爲宋皇帝云。

大定五年。時宋孝宗乾道元年也。正月。大雷。二月。賜高年孝悌力田人粟帛各有差。赦河南諸州。以被兵去處。干

戈塗炭故也。夏。宋改隆興爲乾道。四月。報問使至南宋。宋遣李若川來賀上尊號。元帥僕散忠義

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來朝。國主宴之于正隆殿。賜金帛有差。

大定六年。時宋乾道二年也。正月己酉朔。大會羣臣于紫極殿。始用百戲。酒三行則樂作。鳴鈺擊鼓。百戲出場。有

大旗獅豹蹻索上竿之類。夏。熙州龍見。

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日。初于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卽沒。次日見金龍以爪託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色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

七月。暹熱國率戶內附。以其地爲資霖等州。十月。宋遣使方滋來賀明年正旦。主亦遣使往宋賀會慶節。尋又遣使往宋賀明年正旦。自後不書。十一月。行幸東京行宮。十二月庚寅。還宮。

大定七年時宋乾道三年也正月賜酺一日命羣臣賦詩京邑耆老亦會焉。頒賜各有差。十月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爲白戶。十一月詔以往年兵士從征身殞陣塲者蠲其家租賦。是月國中與南宋各遣使往來賀明年正旦。

金國之待宋使也。使副日給酒二十量罐。羊肉八斤。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麵三斤。油半斤。醋二升。鹽半斤。粉一斤。細白米三升。醬半斤。大柴三束。上節細酒六量罐。羊肉五斤。麵三斤。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罐。羊肉三斤。麵二斤。雜使錢一百。白米一升半。下節與中節同。

大金國志卷之十七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中

大定八年

時宋乾道四年也

正月詔增榷場。自南北通和始置榷場。凡榷場之法。商人貨百千以下者。十人爲保。

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南邊榷場博易。俟得南貨回。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俟南賈之來。蔡、泗、唐、鄧、秦、鞏、洮州、鳳翔府置場。宋亦于光州、棗陽、安豐軍、花錨鎮、盱眙軍皆置場。海陵興兵。諸榷場皆罷。至此復舊。仍令湊集去處。增置其間。七月。以水滂遣使巡撫流亡人戶。詔以踈決繫囚。例爲文具。諸路淹獄。動二三年。在京者朕當親決。不以暑月爲拘。其諸路獄案。經久者。取其尤而罰之。

大定九年

時宋乾道五年也

二月。命禮部侍郎完顏孛烈思往遼東。渤海一帶。詢訪官吏治狀。按舉黜陟。所至問

民疾苦。詔以完顏建忠爲左丞相。紇石烈烏古爲丞相。翰林直學士楊伯雄爲參知政事。十月。廢北京府行臺省。

大定十年

時宋乾道六年也

正月。祀南郊。望日。大射于燕山之北。大閱兵師。五日而罷。詔以去年臨洮府路蘭、

秦、河、會州旱。人民大飢。命所在官司存恤。五月。宋遣范成大來爲祈請使。爲陵寢受書二事也。國書報復。大略云。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雒以爲言。援昔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旣盟之好。旣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柩。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詞。欲廢受書之禮。出于率易。要以必從。于尊卑之分何如。願信誓之誠安在。事當審處。邦可孚休。

自熙宗講和後。所定受書之禮。北使捧書陞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南帝降榻受書。以授內侍。世宗初立。遣使往宋報登位。伴使取書以進。及後來再和。循舊例降榻受書。畢復御座。至是宋帝悔之。因其報問使還。及其年遣李若川賀國主尊號。悉命口陳所削此禮。不報。

燕羣臣于同樂園之瑤池。主因語及古今帝王成敗之跡。大率以不嗜殺人爲本。數年休兵。民力少蘇。唯獨貪殘之吏。去行朝稍遠。恐爲百姓之蠹。宜時加稽察。以革其弊。知中書省孛詰烈稽首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大定十一年時宋乾道七年也正月。祀太廟。制諸州歲貢三人。三月己丑。朝日于東郊。五月。宋遣使趙雄來

賀國主生辰。復附國書曰。比致祈懇。旋勤誨緘。欲重遣于軺車。恐復煩于館舍。惟列聖久安陵寢。旣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再披諒諭之旨。詳及受書之儀。蓋今叔姪之情親。與昔尊卑之體異。敢因慶禮。荐布忱誠。尙冀允從。式符企望。蓋去年范成大所得本國報書。以欽宗梓宮爲詞。

也。至是雄入辭。國主使臣宣諭云。跪聽旨。歸日傳語宋皇帝。向來初講和日。宋朝來祈請徽宗靈柩。已送還了。再講和。宋國自當來祈請欽宗靈柩。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去年使來。却妄請鞏維山陵。上國止許奉遷。并許一就發還。欽宗靈柩。上國已今搬取在此。俟報聞。今因聘使來。輒附書稱久安陵寢。難以輒遷。及靖康靈柩。亦難獨請。向來已許遷送。今返辭以爲難。于義安在。朕念欽宗嘗在宋國作帝。尙爾權葬。深可矜憫。今宋國旣不欲請。上國却當就鞏維山陵奉葬。無一語及受書事。冬。宋遣莫濛來充賀正使。

大定十二年

時宋乾道八年也

春。宋使莫濛入見。時正月三日。本國錫宴。前後循例無違者。濛獨毅然以宋朝國

忌不敢簪花聽樂爲辭。爭辨久之。主從其請。就館賜食。時河東河北大飢。流人相枕。死于道。詔所在開

倉賑恤。冀、莫、澤、潞、絳、解州賊盜大起。詔元帥僕散忠義等討之。嘯聚山谷。散而復合。有連十數村屠之。

戮及無辜。而強壯迸逸。竟不能制。

大定十三年

時宋乾道九年也

春二月。畋于南山。詔以頻年水旱。百姓飢斃。分遣使者開倉賑恤。仍斷食粟之

畜。夏四月。詔諸路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飢人。西夏遣使來貢。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冬十

一月朔。日有食之。是年。宋下詔改明年曰淳熙。乾道盡九年。

大定十四年

時宋孝宗淳熙元年也

大定十五年

時宋淳熙二年也

大定十六年。時宋淳熙三年也。春正月。國主御正隆殿受印寶。一曰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于天。既壽

永昌。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行寶。五曰天子信寶。六曰皇帝之寶。七曰天子神寶。八曰御書之寶。九曰

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曰天下同文之寶。置符寶郎。隸門下省。大朝會則陳之。

初。粘罕南征。破宋京師。宋朝有玉璽寶印。盡爲金國取去。此恐是南宋之物。

八月。宋遣左司諫湯邦彥來充申議使。請河南陵寢之地也。邦彥至燕。國中拒不納。既旬餘。乃命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措一辭而出。國中遺賜。邦彥受之。如宋朝禮物。則國中不受也。宋帝

大怒。流邦彥新州。自是河南之議始息。不復遣泛使矣。

大定十七年。時宋淳熙四年也。正月。賑大名府路飢。恩濮滑三州民特甚。流亡孳死。不勝計。詔天下勸民力田。

視每歲所入。以爲官吏殿最。以吏部尙書完顏世奕參知政事。以權直學士院竇耆年同知中書省事。

四月三日。國主與太子諸王在東苑賞牡丹。晉王允猷賦詩以陳和者十五人。完顏偉兀朮子。偉探知

其意。直前頓首言曰。國家起自漠北。君臣將帥。皆以勇力戰爭雄略。故能滅遼滅宋。混一南北。諸番畏懼。

自近年多用遼宋亡國遺臣。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先臣昔在順昌。爲劉錡所敗。便嘆用兵不如天會時。

皆是年來貪安。漸爲人悔。今皇帝旣一向不說著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遺宋所傳之主。于是有志報

復。今朦骨不受調役。夏人亦復侵邊。陛下舍戰鬥之士。謂其不足與語。不知三邊有急。把作詩人去當得。

否。主默然。左右皆駭。目相顧。知內省事。余萬福向前扶之曰。皇帝方懽飲。郎君却作苦惱人語邪。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黨。如水炭矣。

大定十八年

時宋淳熙五年也

正月。翰林侍讀學士張酢。吳與權等入對于便殿。因言及邊防事。上言曰。軍政不

修。幾三十年。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疲老之餘。不堪戰陣。大定初。已萬萬不如天會時。今沉溺宴安。消靡殆盡矣。願與大臣講明軍政。以爲自立之計。主從之。九月。西夏遣將蒲魯合野來攻麟州。至宥遵源。有邛都部之酋名祿東賀者。密與之通。番僧諦刺者約日爲應。兵與戰。祿東賀從中而叛。與西夏兵首尾夾擊之。師燔。戊子。麟州城陷。夏人擄金帛子女數萬。毀城而去。



大金國志卷之十八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下

大定十九年時宋淳熙六年也正月。晉王宮僚張克已延晉王允猷宴于南涼觀。三鼓方散。晉王因寢。及晨。觀門微啓。有衣血擲地側。衛直余何都亟往視之。晉王已殞。胷口背傷。侍女四人亦死。詔大興府捕賊甚急。會前門失官錢。有張覩遂寧等在市嬉遊花酒。損費金帛。殆不可勝筭。衆疑其盜官錢。因擒之。閱其篋。有金五百兩。皆太子允升所賜。下獄鞫問。乃知殺晉王者此輩。實太子使之也。縣密以聞。大興尹完顏珪密奏召二府議之。且疑其不然。太子允升覺之。詰曉。微服佩三衛符出門。晨夜奔馳。凡三日。至和龍。上遣明威將軍完顏宇馳騎追之。宇年老不能馳逐。允升至會同。宣言南宮子孫弒逆。我今在此發兵救國難。國人聞太子至。皆信。自會同以北。和龍以西。皆受調發。會宇至。人心始疑。宇至東謨。與太子遇。宇宣詔且約日合戰。至晡。太子衆散。詰朝。宇進兵懸榜購募。射龍淵人以允升首至。有司請誅其妻孥。凡八十餘人。諡允猷爲元悼太子。

大定二十年。時宋淳熙七年也。是年有亡遼遺族耶律幹罕爲羣牧使聚兵十萬。自號後遼皇帝。結北地諸部爲

援。主遣宣徽使紇石烈撒合輦爲元帥。將兵八千以討之。生擒幹罕。割耳鼻五十車。主封撒合輦爲金源

郡王右丞相。越明年。撒合輦病篤。主問以國事。對曰。諸部強盛。宜早圖之。使彼無壯士。方得主首肯之。其

心終仁厚。不忍用兵也。七月。立皇子昇王允恭爲皇太子。時主有子七人。長曰太子允升。次曰昇王允

恭。次曰晉王允猷。第四第五失其名。次曰鄭王允蹈。次曰衛王允濟。太子旣死。允恭以次長立。

大定二十一年。時宋淳熙八年也。二月。河東南路地震。平陽、河中府、隰、懷、晉等州地震。彌旬。晝夜不止。壞城壁屋

宇。人畜死者甚衆。詔官給錢瘞奠。優恤死傷之家。三月。詔兗州之曲阜修宣聖墓。賜其家子孫粟帛。仍

給守視十人。

金國之初。大軍至曲阜。方發宣聖陵。粘罕聞之。問高慶裔曰。孔子何人。對曰。古之大聖人。曰。大聖人墓

豈可發邪。皆殺之。故闕里得全。世宗時。南北無事之久。其崇文興化宜矣。

大定二十二年。時宋淳熙九年也。三月。詔郵民略曰。皇祖有訓。非繼體敢忘。聖人無心。惟百姓是念。朕丕承洪緒。

二紀于茲。祇通先猷。百爲不遠。永言治理。務在郵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所以當饋興憂。夕惕載懷者也。

今天下粗安。海內無事。可使人分巡風俗。申達冤枉。孝悌力田。給以優復。鰥寡孤獨。時加賑濟。其有蠹民

害政之事。一切罷行。七月。集諸軍講武于宛平。第賞有差。

大定二十三年。時宋淳熙十年也。

大定二十四年。時宋淳熙十一年也。

大定二十五年。時宋淳熙十二年也。正月。長白山二龍見。解角交戲而去。

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禽獸皆白。黑水發源于此。舊名粟末河。契丹太宗

破晉。改名混同江。

是月。雨土。三月。鄭、蔡、潁等州大水。命賑卹之。七月。以隆暑。詔州縣決繫囚。

大定二十六年。時宋淳熙十三年也。二月。詔曰。曩者邊場多事。南方未賓。致令孔廟頽落。禮典陵遲。女巫雜類。淫進

非禮。自今有祭孔廟。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違制論。夏。河東大水。蝦蟆鳴于樹上。是歲。東夷十一國

朝貢。

大定二十七年。時宋淳熙十四年也。正月。元夕。張燈。琉璃、珠璣、翠羽、飛仙之類不一。至有一燈金珠為飾者。都人男

女。盛飾觀玩。至十八日而罷。

大金之初。皆不曉元夕張燈。己酉歲。有南僧被掠至其闕。遇上元。以長竿引燈毬表而出之。以為戲。太

宗見之大駭。問左右曰。得非星邪。左右以實對。時有南人謀變。事泄而誅。故太宗疑之。曰。是人欲嘯聚

為亂。刻日時立此。以為信耳。命殺之。後數年至燕。頗識之。至今遂盛。

四月。皇太子允恭薨。詔立原王璟爲太孫。允恭二子。長曰豐王珣。次曰原王璟。璟嫡孫也。

大定二十八年。時宋淳熙十五年也。七月。京兆府路總管朮木石魯達以臥沙羊入獻。

關西羊。出同州沙苑。大角虬。上盤至耳。最佳者爲臥沙細筋。石魯達所貢。卽此羊也。

十月。宋太上皇帝崩。廟號高宗。遣司農少卿邢璞來爲告哀使。至汴京。國中錫宴。欲用樂。璞持不可。自朝至夜漏下三十刻。璞持議益堅。國中不能奪。竟撤樂。忽遽而罷。至燕京。其閣門又令南使服吉帶入見。璞又持不可。日將出。見殿上皆淺黃帷幄。乃知帝本無他意也。

大定二十九年。時宋淳熙十六年也。是冬。宋以中書舍人鄭僑充賀正旦使。閣門張時修副之。以歲暮抵燕。時帝病

已篤。傳旨使人免朝見。令就東上閣門進書。僑與時修力爭。以爲東上閣門者。乃臣寮進獻表章之地。本朝皇帝國書。豈當于此投進。往復爭辨。至漏下十數刻。乃令且就館相待。至元日晚。忽傳帝命。以使人欲面進書。今已過期。可遣還。明日帝崩。實大定二十九年餘二日也。太子允恭早卒。立皇太孫璟。追諡雍爲世宗。允恭爲顯宗。世宗寬仁愛人。雅有大度。歷視兩朝。親見干戈之荼毒。崎嶇日久。心頗厭之。中原百姓。不堪海陵之虐。而大名王友直之徒相繼竝起。以興宋爲辭。遼東。渤海之衆。服其賢厚。而正隆渡江之銳。竟挫于謳歌之化。適南北未定。猶有交爭。和好旣成。迄三十年。無寸兵尺鐵之用。嘗遇飢年。每命所在。官司開倉賑卹。諸國來朝。有見其強盛而致疑者。終不肯加曖昧之誅。是致戶口殷繁充實。北人謂小堯

舜云。是年二月。宋孝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為光宗。自稱太上皇。移居重華宮。





大金國志卷之十九

紀年

章宗皇帝上

在位一十九年

章宗皇帝名璟。世宗皇帝孫。顯宗允恭之子也。幼好學。善屬文。寬裕溫和。朝野屬望。母趙氏。卽故降授千牛衛將軍鄆王楷之幼女。世宗時封原王。爲正嫡孫。遂得立爲嗣。居春宮未及二年而世宗崩。正月甲午。卽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

明昌元年。時宋光宗紹熙元年也。二月。文武百官各增二級。甲辰。祀上帝于南郊。乙巳。享大社。丙午。享大廟。三月。

賜高年孝悌力田者粟帛有差。鰥寡孤獨。優加賑卹。遣大臣巡視天下風俗。四月。翰林學士兼樞密院張克已參知政事。以有建儲之勳也。左僕射知中書省李誥烈加太保。同知中書省王昌禹爲右僕射。

直學士吳與權兼侍中。夏國入寇嵐州。又寇石州。

明昌二年。時宋紹熙二年也。正月。加上太后趙氏尊號曰壽福。御宣華殿。集百官及宮人內外命婦。大列妓樂。又

縱諸伶人百端以爲戲樂。三月。拜經童爲相。經童者僧童也。五月。封監女爲貴妃。監女者。大金有宮

監。凡用兵所擄婦女良者皆入此監。以爲奴婢。所不齒者。是時內庭之事。惟貴妃之言。外庭之事。惟乞兒李點檢之說。于是朝綱不正。軍民胥怨。回鶻國遣使來貢。西夏陷鄜坊州。又攻保安軍。

明昌三年時宋紹興三年也二月。內侍江淵除內都知省。淵益恃恩用事。主之登極也。尊禮大臣。事不自決。召朝

臣文學者及禮學官于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手筆措問。酒酣各賦詩。盡懽。淵出入官掖。大受四方饋遺。國體始弱矣。

明昌四年時宋紹興四年也十月。誅鄭王允蹈。世宗第六子。于屬爲叔。先是允恭太子旣薨。允蹈次長當立。樞密

院張克已以官僚私意。贊立太孫。然允蹈性寬厚。母亦趙氏。遠避恩寵。中外無黨。世家稱其局量。諸武將謂其有外家風。不甚附之。太孫旣立。每見之有愧色。是時主日久酣飲。外間章奏不許通。京師謠言云。東欲行。西欲飛。中間一路赤垂垂。我醉不醉。知不知。完顏高。完顏志同見人心危疑。且聞主嘗憾之。密謀立鄭王。而鄭王實不知也。其妹夫唐适蒲刺兄察爲統軍。與高等相會于菩提寺。高泣謂察曰。皇帝昏惑。不能君道。公可與弟同達意于鄭王。王亦許之。由是謀議漸廣。高從兄爲中山守。志同弟志寧爲從中起。內侍俞三德素惡江淵。高密結之。伺主動靜爲應。會唐适家二奴以資易馬。與張衛爲适所逐。具送大興府。鞭之。适婢春英先與張通。适不知也。一日婢立于看位。見張從外來。隔窗呼之與語。告以駙馬與衆謀立鄭王。二奴詣大興告變。大興尹蕭宗裔送二奴各囚一所。責狀言之皆同。遂密奏主。時與鄭宸妃。張婕妤

皆醉臥未興。申漏六刻。江淵以水沃面。徐告其故。夜遣東墜主李白曜、西墜主張飛龍、御前將軍完顏黑鐵、分兵擒捕置獄。會同館獄成。鄭王允蹈及駙馬都尉唐适蒲刺、同母妹新興公主、榮安公主、竝賜死。餘同逆者夷三族。其誅鄭王詔書曰：天下一家。詎可窺于神器。公族三宥。卒莫遁于常刑。非忘本根骨肉之情。蓋爲宗社安危之計。亦由涼德有失。睦親乃于間歲之中。連致逆謀之起。恩以義掩。至于重典之亟行。天高聽卑。殆非此心之得已。輿言及此。惋嘆奚窮。是時主淫佚自用。聽讒多疑。旣誅允蹈。又黥其伯允中于平陽。

明昌五年

時宋紹熙五年也

正月。大通節度使愛王大辨據五國城以叛。

初。大辨鄭王允蹈之子也。允蹈二子。

大辨居長。年十六。明斷果決。封遂寧郡王。明昌初。遷愛王大辨居閒。常說其父曰：太孫旣立。大人處嫌疑之地。宜思避禍。不如乞外鎮。可以自安。允蹈不從。然東宮黨以其性寬不疑。太妃與允蹈母爲姊妹。每相慈愛。張克已等獨以大辨爲疑。方大辨之生也。其母蕭氏夢一人乘馬持刀自南至。稱云南紹興主遣來。覺而與其姑言之。及生。趙王捧之而泣曰：汝自南來邪。尤鍾愛撫育。世宗以其母死。俾在趙貴人處。年十二。始遣出。會蒙人累寇邊。大臣議遣親王統兵鎮撫。大辨乃請行。世宗以其年弱不許。完顏赤曰：愛王雖年少。然志氣明決。度必可任。遂遣之。至鎮。大得諸夷之心。及允蹈之誅也。其奴樵夫者。急遣人往報愛王。使爲備。越三日。以密詔令五國副都統邪律康孫圖之。康孫旣至。與其心腹完顏天應謀之。天應得密詔。

許諾。徑以攜入。示愛王。垂淚言曰。四大王已死。郎君當如何。愛王曰。公欲見殺。我無奈何。天應曰。天應受大王父子大恩。今日主上所爲非人理。不可坐受戮辱。盍思爲救國雪恥計。愛王起舞曰。惟公命。翌日嚴備。延康孫入。徐謂曰。有詔見殺。耶律康孫知事泄。哀泣祈出。都典客骨孛興曰。無此事。大王且勸中大使酒。康孫垂淚飲之。急上馬至驛而死。次日愛王爲父發哀。內外諸門。悉皆嚴備。調發上國兵七萬人爲城守計。三路提點万俟兀馳驛奏愛王叛。國主遣皇弟東安王瑜將河北兵五萬。武定王瑤將燕兵五萬往攻之。至桑乾川。遇愛王將骨孛興與戰。河北兵大敗。瑜僅以身免。三月大起河東。陝西路簽軍一十五萬。上京路簽軍五萬。命東安王瑜完顏進等分路攻討。約會于五國城。愛王聞大兵至。憂懼不知所出。掌書記何大雅說愛王曰。主以君討臣。今茲之來。頭執甚重。萬一戰而不捷。後將誰繼。不若求援于大朝爲討之。愛王許諾。遣大雅往聘。約以其子雄爲質。破國之後。軍儲金帛。惟其所取。許之。五月完顏進等兵至東堙津。骨孛興戰敗。退保五國城。進追至城下。因圍守。愛王遣親將禾寶奴當狐北口兩山之間。築城堡。堅守不動。糧車至輒爲所奪。進軍乏食。天時方暑。率皆飢困。二十七日。國主遣完顏宗慶往攻寶奴壘。以通運路。內樞密王漸固爭謂宗慶輕銳無謀。用之必敗事。宗慶亦不欲行。乃遣蕭三奴、李用辰往。三奴將至北狐口。天漸明。大霧四起。遣上國兵四千人藏伏北山之下。以糧車自東上。鳴鼓張旗。運夫呼嘯。寶奴出兵襲之。勝負未決。伏兵倏起。奪其城。植旗其上。寶奴出兵願見之。皆驚潰。寶奴自殺。運路遂通。愛王

見執急。留其妻兄兀律卿與子雄守城。自往北路。至平天漠。而大朝將兵已至。愛王大喜。以手指天。下馬與大朝首將稽首相見。奉獻金寶十車。首將喜曰。大王無慮。待郎與戰。北人言我爲郎也。兵將至五國。進等與戰。北人禿體大搗以入。以一當百。進兵大敗。乘勝襲逐。至和龍東津。是年六月。宋孝宗崩。嗣帝光宗臥疾。猶未能出。就內中成服。秋七月。光宗禪位于皇太子。是爲寧宗。遣使鄭湜來告登位。范仲壬副之。改明年曰慶元。

明昌六年。

時宋寧宗慶元元年也。

自愛王之叛。師旅大喪。頗憂之。太后亦勸主勤國事。江淵等每以權言解之。曰。兵

師雖敗。死亡無多。鄭宸妃執盃勸主。遂歌解愁曲。且曰。用兵勝敗。亦是常事。外間人喜禍。欲皇帝成疾。主喜復縱飲達旦。以是爲常。宸妃者。故南宮華原郡居中之曾孫女也。在世宗晚年甚嬖之。江淵及內侍江從一。季璉侍上宴。因言昭儀善舞。主見而喜。令淵納之。集慶宮。晨夕往焉。主時或酣醉。日昃不果視朝。三省黃案。委令裁決。昭儀或坐膝上。批詔內降。慧黠便媚。善能談諧。淵時獻珍寶服玩。以相固結。太后以爲言。主令改姓鄭。號宸妃。明昌盡六年。

承安元年。

時宋慶元二年也。

是年。內侍御江淵用事。太后與主皆信之。淵公受賂遺。除拜生殺。皆出其口。或以事

故不入。則機務填塞。不卽報下。張克已等朝夕候其門下。夏人入寇河東。陝西喪師連年。淵皆不卽以聞。完顏偉上疏諫。在都堂慨慷謂右諫議鄭遂良等曰。太宗皇帝與忠獻。忠烈王百戰以有天下。忠烈王臨

終以夏人蒙人爲憂。遺奏極切。今乃內外儉安。惡聞敵患。獨不聞耶律。趙氏將亡之時乎。淵聞而惡之。諷東臺御史劾其短。除名爲民。徙居代州。偉乃忠烈王兀朮之次子也。年已六十。性耿介。習兵事。偉旣貶。中外惕息。

承安二年。時宋慶元三年也。是年。天下大旱。山東及澤潞間。寇盜屯結。至萬餘人。樞密院奏遣右統軍完顏高。副

統軍完顏志同討之。凡七萬人。給錢五千。軍裝悉令自制。高見樞密謝世虛言軍怨。詈恐不堪用。翌日奏事。主曰。高等欲以此相恐。懼邪。二人皆罷。別遣龍虎將軍張天翼。江淵仍奏遣其弟副都知省事江源。監其軍。祕監田邁奏。宦者監軍。唐之弊政。趙氏常用之。河東之戰。忠獻王粘罕椎鼓大呼。童貫以走。太祖起自龍朔。太宗討定兩河。皆用功親總軍。今忽變更舊制。士心亦離。不聽。詰旦早朝。邁坐于待漏院。淵揚馬過。罵之曰。癡南虜。敢言我家兄弟邪。邁遂求出知鄭州。淵怒其抵抗。改移潞州。兼督軍糧。欲以乏軍興之罪。令其弟害之。邁哀祈于左僕射完顏真。真言于淵。遂寢新命。十二月丙寅。天翼源辭行。至會同館前。源聞所調之兵。怨語藉藉。懼爲己害。歸白其兄。乞免行。天翼因其懼。令奏諸朝。求添賜。庶以結軍心。有旨從之。然有司視爲具文。支給滅裂。至安肅軍。天翼懼變。連奏乞厚加資給。有旨令河東運司支辦。及潞州與賊連戰皆敗。天翼戰死。寇執遂張。潰兵皆聚天井關。潞守張清臣不知爲計。急奏求援。

承安三年。時宋慶元三年也。春。國主幸蓬萊院內宴。內侍都知江淵與焉。時所陳玉器及諸玩好盈前。視其篆識。

多南宋宣和物。惻然動色。宸妃解之曰。作者未必用。用者未必作。南帝但作以爲陛下用耳。宸妃嘗與主同輦過御龍橋。見石白如雪。歸而愛之。白國主于蘇山輦至。築巖洞于芳華閣。凡用工二萬人。牛馬七百乘。道路相望。會是冬賞菊于東明園。主登其閣。見屏間畫宣和艮嶽。問內侍余琬曰。此底甚處。琬曰。趙家宣和帝運東南花石築艮嶽。致亡國敗家。先帝命圖之以爲戒。宸妃怒曰。宣和之亡。不緣此事。乃是用童貫。梁師成耳。蓋譏琬也。顧見江淵。又謂曰。我嫌余琬來破壞我事。却又忘了都知。勿怪勿罪。淵合手謝。時朝政多秕。名器混濫。吏部尙書余淵時奏言旬日之間。斜封補官。凡二百人。乞行追汰。奏入不省。起居郎兼諫院木良器上疏諫。貶濮州同知。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

紀年

章宗皇帝中

承安四年時宋慶元五年也二月詔建太學於京城之南總爲屋七十有五區西序置古今文籍祕省新所賜書東序置三代鼎彝俎豆敦盤尊壘及春秋釋奠合用祭器于是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者居之公卿以下子孫竝入學受業每季臨觀課其優劣學徒甚盛諸生獻詩頌及賦者四百人國主博學工詩曾于雲龍川泰和殿賞牡丹詠詩時五月初也詩云洛陽穀雨紅千葉嶺外朱明玉一枝地力發生雖有異天工造物本無私

先皇顯宗亦嗜詩曾於世宗朝右相石琚生日賜以一詩云黃閣今姚宋青宮舊綺園繡絺歸里社冠蓋盡都門善訓懷師席深仁寄壽尊所期河潤溥餘福被元元又次高駢風箏韻云心與寥寥太古通手隨輕籟入天風山長水闊尋無處聲在亂雲空碧中皆得詩人風騷之旨也

九月太后趙氏薨太后寢疾時主入白起居宸妃亦至后曰我有一心願未遂宸妃能成我意乎我家三

四百口。爲煬王所殺。叢冢在和龍。我欲創一寺在彼。以追薦冥福。歲時奠享。我不敢費公錢。我自有錢七萬可以辦。汝但說與皇帝。要時時省得。我死瞑目矣。越旬。太后薨。宸妃以其遺留分與中外姻親及諸趙女之在京遠近者。以手詔下和龍府。起大明寺。建九級浮屠。遣太后殿內侍侯衍往監造。務極壯麗。且度僧三萬人。施以度牒。時征行調發。民方厭苦。聞有度僧之命。遠近犇就。遂及五萬人。於寺旁建八寺。以處之。右諫議胡列壁諫。不省。時國兵屢敗。愛王處和龍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主見兵革未已。心亦憂之。宸妃及諸御女多勸以酒。嘗乘小馬。命宮人攜酒。殺鼓樂。徧趨池館。意之所悅。必留飲。至夜。嘗一日。謂魯王琚曰。蹈叔父子如此。傲者必衆。人多勸我。莫與汝等語。琚泣曰。兄弟不信。尙誰信邪。周公誅管蔡。封康叔。豈可以一概疑之。由是諸王皆緘默。如癡風焉。

承安五年。時宋慶元六年也。自愛王叛後。北兵連年深入。加以荒旱。所在盜發。嘗遣祕書監虞世奔說愛王。以世

襲王封。竟不得要約而還。是年大軍大舉深入。至斯波川。驅兵十日。以俟河冰合。和龍帥完顏太康集兵禦之於東津。大軍長驅而前。愛王之兵在後。太康令人椎冰。伐柴薪燒川。燎于岸。刳木爲舟。中積熾炭。冰不能合。大軍在對岸。愛王兵與之合。自君子津濟。十二月丁酉。陷大都城。圍和龍。太康之兵皆潰。其子根在城中。與同知章去疾極力城禦。大軍攻之。凡十七日。陷大城。去疾退守子城。大軍拆民屋爲層樓。用牛車挽橋梁石裝砲。當之者糜碎。二十九日。和龍陷。遂取東灤。平三州。余崇義遣樞密官屬同立好古。

載金玉美女自山後出居蹬嶺。逾大漠。涉東韓白龍城。使蒙國。蒙人聞使至甚喜。好古因說之。襲草地可
以大獲。蒙人從之。次年三月。蒙兵犯北部。敗其衆于骨立。追襲餘兵。徑至楊割城。聞之始懼。亟回師。大興
以北千里蕭條。耕桑俱廢。加以旱暵。民不聊生。是年。宋遣戶部郎中趙善義來賀生辰。未幾。又遣都官
郎中吳旸爲孝宗太上后崩告哀使。善義還至雍邱。因與本國人爭下車子處。忽謂之曰。爾方爲北國所
擾。何暇與我交爭。莫待要南朝起兵夾攻邪。其下共調護之。伴使乃不爭。翌日。伴使謂趙曰。昨日國信尙
書所言。某等歸上頭。莫須奏過否。趙皇恐。以醉爲辭。具謝之。事聞。趙遂坐奉使生事免官。旸之使也。善
慶未還。國中以奉使驟來。疑偵其國中事。旸之旸。未卽納。陰遣人至臨安伺之。得其實而歸。乃遣使來
迓。旸入境。與趙遇于途。兩使分道而過。各不相聞。但私以片紙往來而已。秋。宋光宗崩。

泰和元年。

時宋寧宗嘉泰元年也。

是年。有羣牧使耶律得壽叛。聚兵數萬。以毛尾爲大帥。主拜十一騎爲元帥。馬紇

石烈善樂爲招討使。將兵三十萬以擊之。誅德壽毛尾。遂追其餘衆至草地。凡六十日而歸。冬。浚界壕
深廣各三丈。東接高麗。西達夏境。列屯戍兵數千里。防其復至。

泰和二年。

時宋嘉泰二年也。

五月。國主大晏于西涼觀。鄂王資起。自主曰。天時人事不順如此。日已晡。恐勞聖躬。

請駕興。主曰。方與諸王公樂飲。何勞邪。資泣曰。國兵屢敗。邊地蕭條。兩河盜起。北兵雖退。差涼復來。豈是
樂飲時也。主曰。我嘗謂與公等相見。偏說撓人心懷事。資遂請退。不許。且曰。王欲飲。酖邪。侍郎李西華前

曰。資是憂國。然言之非時。不足加罪。主曰。卿等常自爲一黨。以非我也。自是多以暑熱不視朝。日夕與宸妃及諸內侍爲長夜飲。詔大興府擇民間女子十三以上三百人。有姿色黠慧者。進入禁中。教爲酒令。及効市肆歌勸。大興尹完顏天穆奏稱。天旱正屬禱祈。索女恐招怨詈。且非敬天修德之事。翌日。有旨降秩。罷知耀州。

泰和三年。時宋嘉泰三年也。是時宸妃嬖幸用事。軍中奏報。悉令裁決。妃見有急切。多屏不奏。間有少捷。卽以示

主。且喜且笑。會寧陷失。平灤破壞。主皆不知也。一日謝世雲。完顏世卿奏言之。主始駭然。顧問內侍直李汝回曰。汝輩更不說邪。汝回曰。章疏在宸妃處。臣等無由得見。世卿曰。太宗討趙氏之罪。凡攜其三千口來。今日亂國家。皆是其女孽。此天也。世雲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信哉。

泰和四年。時宋嘉泰四年也。三月中天以北。其色殷紅如血。司天官奏曰。十年後主天下大亂。主怒曰。如此全盛。

豈十年能亂之乎。六月。愛王發疾卒。其子雄三大王立。大將共戍其國。且約以進兵。雄以持父喪辭。大

將怒。遣其掌文官顏飛責讓之。初。愛王定約。以國家初起之地。及故遼封疆。自溝內以北歸之于北。溝南則爲己有。累歲結謀用兵。愛王無分毫得也。至是使來責之。雄畏懼而從。十二月。葬父愛王於冷山。遂進兵。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一

紀年

章宗皇帝下

泰和五年。時宋寧宗開禧元年也。正月。完顏天穆將兵五萬人與大軍戰於北陝口。自辰至酉。國兵疲。敵益添生兵。國兵不敵。天穆率麾下在前殊死戰。及暮。勝負未決。收兵退。時天寒甚。大軍舉火。彌漫山谷。詰朝。萬衆壓壘。矢石如雨。天穆命以刀車衝之。隨開隨合。日晚皆飢渴。兵遂潰。天穆傷甚。左右欲載以馬輿先奔。天穆曰。不可。吾曾大父爲開國功臣。吾爲子孫。不能救國之敗。何面目見宗廟乎。奮劍大呼。瘡裂而死。大軍進至桑乾。完顏天與聞其兄死。憤甚。持兵禦之於舊坪。望見有虎皮象馬居中者。直前以槊刺之。不勝而死。蒲伏虎、烏倫大漠收衆天都山。兵不甚敗。至二月。大軍退。旣出境三日。平州有警報。蒲伏虎自平。朔引兵晝夜行至平州。而大隊已去。三月。陷末波城。出白道。敗統軍兵。殺三戍將及千戶賀拔禾。四月。自飛狐道回河東。嵐、代州皆震。五月。祕書監起居舍人韓伯憲上言。上國之兵。以生陷爲糧。戰陣之間。不患飢渴。則戰有餘力。我兵與角力。不暇。則飢渴交迫。易至疲憊。以此較之。野戰非所長。臣乞於幽、燕以北。及敵人

經由之地。控扼險要。不必與戰。則其執自沮。兼牛馬橐馳之類。竝皆收牧。置之城內。彼無所掠。則將自食其所有。崇義亦然之。遣使者督兵築城。時歲飢。耕獵皆廢。河北河南山東之民。貧悴飢疲。無力以耕。寇盜蜂起。沿邊及遼西爲大軍攻陷。至此又築城。遣調役及老弱婦人。京畿之民。素不習勞。大興府及上京路帥守。皆榜諭。敵若深入。民皆不保。與其死於干戈之慘。曷若勞苦於城郭之間。民始遣就伍。至八月末。築古北口東陘二城。樓櫓未備。而遊騎駸駸來矣。十一月。大軍分兩道入。一自白檀。一自靡陂。奏至。主集羣臣議之。祕省及諸省官皆請遷都以避難。聶希古正色言曰。此策之下者。未可議。徐王律明。堯王天驥曰。兵已遠來。此間徒聚議何益。獨不見南宋宣和靖康之事乎。請自前往議之。翌日。以律明爲河東道統兵監軍。律明至軍。率衆鑿溝。引白溝河以自固。大軍至水傍。睥睨越三日。風緊雪飛。及曉。冰厚五尺餘。兵悉渡。乃以炬火鎔冰。撤屋壘竹木茅等。盡燒於冰上。其衆騰躍。國兵大敗。律明等以身免。夜入長秦城。會國中遣竇永固來援。律明天驥遣報令依山入城。且報慶州令堅守。大軍聞西夏之驚。乃回師。泰和六年。時宋開禧二年也。正月。詔求直言。權參政蒲察兀魯條陳備大軍六事。詔付省院詳酌施行。四月。南宋遣鎮江都統制陳孝廣取泗州。又取虹縣。統領許進取新息縣。孫成取褒信縣。王大節爲江州都統。引兵取蔡州。不克而潰。主得汴京留守完顏童奏。晨起謂大臣曰。南兵敢來。可謂我國無人。知樞密院余崇義曰。陛下有天下之全。豈偏方可比。但近年不務勤儉。天災流行。民窮國困。南宋亦且來向。此不足慮。但

恐秋冬之間。大軍必將復動。西夏窺陝。四國皆驚。此可憂耳。主曰。君勿他言。我問南方事。宜急圖之。自隆興甲申。宋朝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凡四十三年。是年五月丙戌。宋寧宗內批。北金世讎。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詔旨。明示海內。翌日。下北伐之詔。

五月。遣平章事僕散揆爲宣撫使。駐開封。宋鎮江都統戚拱遣人結漣水縣弓手李成焚我漣水。皇甫斌引兵攻我唐州。敗焉。池州副都統郭倬。馬軍行司李汝翼會兵攻我宿州。亦敗績。倬等還至蘄縣。國兵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以與國兵。乃得免。六月。宋爽以建康都統侵壽州。敗績。田林以建康副都統取壽春府。宋叛臣吳曦遣其客姚維源來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爲蜀王。主賜以金印。詔封爲蜀王。十一月起民兵於河南。十七萬入淮。十萬入荆。襄。又起河北十萬戍居庸關及韓水大雞川。以防北邊。內外騷動。民聚爲寇。始益衆矣。國兵自清河口渡淮。宋守將郭超失利。遂進圍楚州。偏師趨棗陽軍。又圍廬州。守將田林拒我師八日。圍解。又圍和州。克信陽軍。圍襄陽府。又克隨州。宋守將遁。州人具香花拜。斂兵不殺。遂之德安。攻真州。於是濠梁。安豐及竝邊儲戍。皆爲國兵所破。又破西和州。十二月。圍德安府。爲守將李師尹所敗。成州守臣辛慆之道攻六合縣。遇宋師於胥浦橋。宋兵大敗。守將郭倪棄揚州走瓜洲渡。遣使吳端持詔印授宋吳曦於置口。曦自置口歸興州。以本國之命稱蜀王。國兵自淮南退師。是月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相摩於初暗之時。至是復有此異。

泰和七年。時宋開禧三年也。春。宋遣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幣來。行省完顏弼、右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皆有和意。

五月。宋遣使方信孺來。以通謝國信。參議和好。六月。宋再遣林拱辰來。使林仲虎副之。先是。信孺往河南行省求和。元帥僕散揆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行。揆復諭之曰。乞奏朝廷。更得安宣撫一書與西元帥乃善。宋朝諭旨安丙作書如所云。且餉以藥物縑帛。西帥啓緘却餽。而令鳳翔路都統使完顏昱作書以遺宋。大略云。當聽命於行省而已。是時。吳曦來附。南宋誅之。所獻四州。旋爲宋人所取。南宋遣三使來。一通謝。一告哀。一賀生辰。通謝使者林拱辰是也。國中遣迓使宣諭曰。皇帝聖旨。南使中惟李璧、吳玕、朱致和、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來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還。時國所索於宋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犒軍金帛。四。取陷沒及歸正人。五。取韓侂胄首級。侂胄聞之。大怒。復有用兵意。十二月。宋遣許奕、吳衡來使。時已誅侂胄矣。

是年十一月乙亥。殛殺侂胄於玉津園側。

泰和八年。時宋寧宗嘉定元年也。春。宋梟韓侂胄首於兩淮。仍遣使謝奕來充通謝使。並言開禧權臣授首故也。上

遣諭成使完顏侃、喬宇使於宋。和議始成。以大散關及濠州歸於宋。五月甲子。太白經天。西夏遣使

求援於我。先是。泰和六年。帝大發兵侵西北。諸糺生蕃也。鄰接比號曰驍騎。有衆三萬。盡數起發侵江南。

次年罷兵。和好如初。諸糺還歸。因賞不均。皆叛北歸。太學生李藻上書言宮中事。主大怒。勅斷一百。午逢

辰、白綸、田廣明者，亦上書勸北伐。主以爲擅欲興師，窺圖進用，皆杖一百。四人挈其家亡之北地，相與獻謀。又有諸糺輸其力，於是大軍益銳，恐西夏議其後，乃大舉兵攻之。至是西夏遣使求援，主不應。其臣僚諫曰：「西夏旣亡，必來加我，不如與西夏首尾夾攻，可以進取而退守。」主曰：「敵人相攻，中國之福，吾何患焉？」不聽。十一月，上崩，在位一十九年。

章宗性好儒術，卽位數年後，興建大學，儒風盛行。學士院選五、六人充院官，談經論道，吟哦自適。羣臣中有詩文稍工者，必籍姓名，擢居要地，庶幾文物彬彬矣。惜其十年以後，極意聲色之娛，內外嗷嗷，機事俱廢。間出視朝，不過頃暫，回宮與鄭宸妃、李才人、穆昭儀，竝馬遊後苑，因留宴。俟月上，奏鼓吹而歸，以是爲常。張天貴、江淵等用事，聾瞽昏荒，朝中陳奏便宜，多不經主省覽。愛王叛於內，邊釁開於外，盜賊公行，充斥道路，邊疆多事，兵連禍結矣。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一

紀年

東海郡侯上 在位五年

東海郡侯名允濟。世宗第七子也。允濟在章宗朝封衛王。為奉聖軍節度使。又權參知政事。行省事於河北。章宗崩。無子。而世宗之諸子惟允濟在。章宗所嬖內侍李黃門者。傳遺詔與尚書右丞撒罕共立之。十一月丙寅。允濟即皇帝位。拜撒罕太師。領三省事。封申王。詔羣臣先緣事故罷者。悉復敘用之。其見居官者。普增爵位。各有差。詔北邊連年用兵。肝腦塗地。貧人困悴。言之惻然。可令所在官司存

問賑恤。

大安元年。時宋嘉定二年也。正月。改元。大赦天下。二月。國主親祈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銳欲北征。聽羣臣之諫而止。敵人聞主新立而喜曰。彼老懦無能。不足畏也。遂決意南侵。是月。熒惑入太微垣。犯執法。七月。丙申。詔百辟求言。是歲不稔。自四月至六月不雨。內出寶器及圖書文畫。付雜買場賣。又諭民納粟補官。時州郡無富室。迄無應命。薄聞西夏及北方稻麥皆熟。時陝西差稔。河南高田。種不入土。獨齊魯之間。田

差有秋。

大安二年時宋嘉定二年也二月詔河東河北沿邊募饑民修水利令所在官司任責三月詔內外百官條陳

禦敵之策又詔去歲荒歉所在流民失業在處閒田曠土甚多官給其種糧貸以牛力候歲有成官司量

與收入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大安三年時宋嘉定四年也春禮部兼太常卿杜世昌奏請郊天地用周禮春秋祈穀之制張慶之以爲不可世

昌曰朝廷閔雨徧走羣望今種多不入土若一歲得稔便可少安不告之天將安禱也衆以爲然且用春

秋龍見而雩之說王親祀南郊與地祇合祭先一日祭太廟於大興殿祕監邵文虎奏乞州縣立力田科

初遣使行諸路觀田之墾廢以爲守令殿最是春西夏始爲大軍所攻遣使求援國主新立不能救大

軍至興靈而反夏人恨之時金國亦爲所擾執益衰夏人恨之遂叛乃改元光定是時大朝國執益強

但居其故地於燕雲置行省命其大臣領之所謂大師國王也韃靼之先與女真同類蓋皆靺鞨之後

也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地直長安東北六千里東瀕海離爲數十部有黑水白山

等名白山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迸入渤海惟黑水完強及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奚爲契丹所

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真混同江即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之源也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爲韃靼

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宋初各再入貢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尙能種秫稌以平

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止以射獵爲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韃靼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強。方金國盛時。韃靼歲時入貢。衛王旣立。韃靼主忒沒真始稱成吉思皇帝。山東兩河皆爲大朝收附矣。又有濛骨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國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爲甲。可捍流矢。自天眷年間。宋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卽兀朮所謂四太子者。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賂之。其國亦自稱祖元皇帝。時爲邊患。遺以子女玉帛。則敵爲內顧。而回師。蒙人稱帝。旣侵金國。得契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全不類蒙人。又漸有火食。至是大朝乃自號大蒙古國。然二國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爲一名。蓋金國盛時。置東北招討司。以捍禦萌骨。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隸北方。西夏。萌骨所據。蓋金主太宗創業時地。二十七團寨。而北方之境。東接臨洮府。西與夏國鄰。南距靜州。北抵大人國。今盡爲大朝所有矣。又先有鄰於金界者。其酋封北平王。被殺。其弟繼立。其子白廝波方二歲。大金取歸國中。養于黑水千戶家。章宗泰和七年丁卯。時宋開禧三年。春。北平王之弟環州進貢。金國乘其無備。醉而殺之。復立白廝波爲王。宋通鑑云。韃靼有黑。白。此白。韃靼也。遣還國。始白廝波在黑水千戶家。見其女悅之。至是欲娶其女爲妻。國中不從。白廝波怨怒。叛歸黑韃靼。以至益強。漸併諸族地。遂起兵攻河西。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爲所破。又獲夏國僞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七月壬戌。

太白經天。十八日。大軍自和龍直趨山後。與國兵戰於灰河。凡三日。勝負未分。大軍三千騎馳突衝擊。國兵亂。大軍乘之。主急命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領軍迎戰於大勝甸。執中者老將也。知兵善戰。自主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犇還。上怒罷之。大軍至屏口。國兵又敗。九月十四日。攻奉聖州。後二日。城破。進軍野狐嶺。上遣平章軍國獨吉毛吃合同烏林答將兵以禦之。相遇於野狐嶺下。喫合按兵不戰。日將夕。令諸軍下寨。大軍乘國兵不備。出谷衝突。又調一軍轉出其後。國兵腹背受敵。大恐潰散。大軍逐之。遂大敗。死者蔽野塞川。十月。大軍至晉山縣。距燕京百八十里。主遣殿前點檢完顏七斤統兵數萬出城戰。七斤又敗。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十二月一日。大軍至昌平。時南宋遣使余燦來賀正道不通而還。聶希古奏請大興尹烏陵用章榜諭居民。使自爲計。城內外亂甚。老弱犇號。少尹張天和奏請京城一十八門隨方便自門以出。凡永順、東義、寧化、新興等縣皆有城壁。許其容受。民皆飢凍。死者相望。翌早。諫議俞昌世請避敵。高者年曰。事已至此。惟有死守。萬一足離京城。敵隨後至。豈容我有駐足之地。初。忠獻王粘罕有志於都燕。因遼人宮闕於內外城築四城。每各三里。先後各一門。樓櫓城塹。悉如邊城。每城之內。立厰倉甲仗庫。各穿複道。與內城通。時陳王兀室及韓常笑其過計。忠獻王曰。百年間當以吾言爲信。及海陵煬王定都。旣營宮室。欲撤其城。翟天祺曰。忠獻王是開國社稷元勳。措置必有說。乃止。及是。命京城富室遷入東子城。百官家屬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

分守兵二萬。凡市廬小民聽其犇避。初七日游騎至城下。完顏天驥遣中將金突通奔馳。凡殺三千許人。去大興門望見煙塵漲天。鼓聲震地。遂急奔回。是晚大軍營於路下。大興尹烏陵用章分命京畿諸將毀在城橋梁。瓦石悉運入四城。往來以舟渡。運不及者投之水。拆近城民屋爲薪。納之城中。凡城市有儲蓄。縱其搬運入子城內。不許閉。完顏天驥欲以兵劫其寨。律明曰。不可。二人與聶希古建巷戰計。十一日大軍攻南順門。天驥設拒馬於南柳街。縱其入。日已半黑。以槊禦之於拒馬內。且縱火燒兩行民屋。街狹屋倒。大軍死傷甚衆。退屯於南順門不退。俟火息乃退。天驥力戰而死。律明入內守駕。自巡城勞軍。十四日大軍攻內東城。以民屋爲樓。與城相敵。隨毀隨立。城中發大砲擊之。金吾衛將軍邵邕戰死。二十三日大軍攻內城。四城兵皆迭至。自城上擊之。敵稍失執。二十八日遣東安王出使請和。且以公主爲婚。許之曰。婚待別日。只是大軍至此。豈得更無犒勞。欲得駱駝三萬匹。牛羊各五萬匹。東安王曰。此非使人所得專。當奏之皇帝。及晚入禁城。以木舁懸入。主命議之於明堂殿。翰林學士張興之曰。不可。彼方乏食。因我請和。復得六畜以爲食。將留攻不去。獨不見侯景運石頭米之事乎。因命人取通鑑以呈。聶希古曰。不可。無以塞其意。主曰。惟有金繒錦帛可耳。翌旦凡懸三百囊。及東安王復出。大軍大怒。舉繒帛焚之。欲烹東安王。已而有勸止之者。至午攻內城轉急。發大砲擊碎西承天門樓。又壘木於下。復欲沃水爲冰。完顏律明命城上縛大火炬數百。熏炙于上。且發礮木拒之。夜遣百戶數十人劫大軍寨。殺傷甚衆。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三

紀年

東海郡侯下

重慶元年。時宋嘉定五年也。正月三日。河東總管統軍完顏及、高陽帥遣賁興各將兵入援。至易州。完顏及又遣人使於朦骨。俾襲其國。大軍覺不得志。亦欲請和。乃許以羊一萬。又請止援兵之來。高者年曰。此不可。忠獻王及幹離太子嘗以此術誤南宋矣。國家自嘗爲之。豈可復墮其計。乃報以援兵之來。此不及知。會被掠人將軍穆思順乘間走至賁興軍言狀。賁興與穆思順皆速進兵阻易水之上。十一日。大軍退取興中路歸。賁興等追之。敗其後軍。十五日。內城及四子城開。完顏及等見主大哭。主亦泣曰。燕京自天會初不罹兵革。殆將百年。僧居道觀。內外園苑。百司庶府。室屋華盛。焚毀無遺。向非忠獻王有先見宏圖。國不立矣。雖大軍已退。行至臨洮。其別將攻興化。和建。并永霸。皆陷之。赤地千里。聞燕京退師。亦回。二月。遣其使來請昏。且欲割宗錦以北見歸。聶希古請許其婚。欲以熙宗第三女順國公主嫁之。割地之請不從。且許以歲幣三十萬。遣王良復報聘。至陰山致命。其國相聞之大怒曰。不必得。我今引兵。俟秋高時。地與公

主皆可。有良復回。已四月末。五月。改元。合祭天地於南郊。祀開國功臣。命有司定謚。十七日。連雨。凡二十一日。時京師市井蕭條。草莽蔥茂。大興尹烏陵用章親課大興宰及千戶屯等耕墾廢田。時山東路都運俞良裔。河北路都運唐鼎各運米五萬石至京師。民皆呼萬歲。是年小稔。然田之荒者。動至百餘里。草莽彌望。狐兔出沒。盜賊縱橫。莒溜灘河。中陝西之寇。動數萬人。所在屯結。朝議謀欲討之。張慶之以爲民未安集。歲雖稔而力未蘇。若調兵以平寇。恐大軍再來。則不堪應敵。若用兩河簽兵。止爲敵餌。無益也。九月二十七日。報至。大軍自蒲興路取三韓。哨騎二百。先至順州。舉朝相顧。不知爲計。烏陵用章與完顏律明曰。復用往時規模。張慶之力爭。謂當遷都以避。主不能決。聶希古曰。遷避當早爲之計。今敵已迫順州。朝發夕至。一動足則內外紛潰。若何收拾。此非策也。當如去年極力捍禦。俟其兵退。然後別議。今中京形勢宏壯。尤可保守。自燕山以南。皆是小郡。到大同。中山。方可以守。亦不如此。見成規模。用章曰。多募強勇。復修苑城。守備百方。皆已精思。但空國大舉。去而復來。今茲攻城。志在必克。守城先須盡力。兼自七月。完顏叔良謝朦骨已厚費金帛。昨叔良信歸。朦骨極喜。今當再募使人。優與借官。俾之告急。事寧。許以重報。大軍必被其內擾。聶希古曰。用章言是也。翌日。以用章爲樞密使。用章且請兼府尹事。許之。完顏律明且請守大城。用章希古曰。不可。大城汗漫。凡七十餘里。如何去守。設或不利。必皆走入小城。倉皇急遽。如何得入。紀律一亂。大軍必踵至。此危道也。不如從容養力。以候其至。但堅閉大城。俾之不可徑入。俟

其勞苦。我以逸制勞。憑高困之。不易之策。十月十八日。大軍至城下。一屯仁皇寺。一屯大安門。十一月初一日。攻順陽門。南順門。四會門。樓上乃以沸湯浸糞沃之。大軍皆乍進乍退。一將自北門梯城以上。大呼而前。用黑騎馳走諸門。守兵皆潰。用章令開苑城洞門納之。初二日午。攻內城南甬道。左三衙統軍李思安令發礮木牛鼻砲擊之。死者甚衆。初六日。大軍發民間所疊木植竹簾等積甬道城下。務與城平。欲前搏戰。李思安自龍遊池鑿地道。以乾柿塗硫黃破絮醮油間塞於所疊木之下。初八日午。大軍登木堆。用衛車大鐵椎。燈火下發。衆皆驚走。大元帥遣兵於夾口用大刀。不許其衆退。焚死者臭不可聞。希古請遣人夜切其寨。用章曰。不可。須是退有可據。今大軍據南順門。去子城九里。萬一失利爲其所覺。羣起追逐。開城納衆。則彼乘其間。不納。則無故棄三千人。且損吾氣。希古喜曰。樞密自國難以來。凡所說。皆是社稷之福也。是晚大雪。國兵皆寒。十四日。雪霽。三大王雄自瀋州運乾蒸餅牛羊馬肉凡五十挽車。大軍甚喜。十七日。攻內城。張瓊。范臻率國兵自子城上用強弩射之。死者甚衆。攻者不輟。用大鐵鑊闊尺。尾作尖柄。以鐵錐錐輒上。踏之以上。李思安待其上城頭。用大刀斧斫碎。飛屍以下。大軍百計攻城不能克。獨城內柴薪乏。拆絳霄殿。翠霄殿。瓊華閣。分給四城。二十五日。大軍退。范臻欲出兵追襲。永興王使白用章。用章曰。不可。大軍知我守五城。共有十萬兵。彼以攻城不得利。今若遇伏。其敗必矣。多遣。則守城者少。少遣。則適爲大軍擒。此必有計。姑少忍之。至次早。東翠園黃興觀乃有伏兵候我追之。然後夾擊。因復攻城。

衆乃服用章之言。十二月四日，大軍屯順州，毀城，忽不知所在。半月餘，始自古社越龍漠以去。

至寧元年時宋嘉定六年也正月，改元，大赦天下。三月，遣中使某人于大軍所經殘蹂地，分設魚肉酒炙，招魂

奠醑，內出祭文，其略曰：禁煙祭先，土俗所崇。凡爾子孫，以此爲恭。乃令乏祀，神哭陰風。惟予一人，致爾若此。痛恨填臆，有賴其泚。文旣頒行，讀者泣下。七月，大軍復至山後，都元帥完顏福興迎敵而敗，主黜之。

八月，起紇石烈執中爲右副都元帥，將武藝軍三千復往迎敵。二十日，發燕京，至紫金關，執中開關延敵，守關國兵上下千里，聞大軍過關，一時潰走，不可禁遏。執中還京，見上言大軍執盛難敵，臣急來保守京城。上遣完顏綱將兵禦之，戰於易州，國兵大敗。綱獨引百騎至都，密奏執中受北賂，故放入關。執中聞之，懼誅。先是左副元帥南平者，迎合主意，沮格軍賞，衆皆怨之。執中因人心之憤，欲廢主，遂回軍以誅南平爲名。二十四日，軍至東華門外，召南平計事，手刃殺之。宮中聞變，門皆不開。執中召細軍大將金壽語之曰：吾此來特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俱來救駕，壽諭止之。衆憚執中威名，無敢動者。獨關西大漢軍都統完顏善羊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爲武藝軍所殺。執中以善羊驍勇，召其父福海令招之。善羊大呼告其父曰：老賊欲反，何謂降之？復力戰，自旦至午，手殺數十人，身中數十矢而死。軍民相殺，流血滿地。執中遂進兵東華門，主遣皇子蔣王持詔書投于門下，募能殺執中者，白身除大興尹，世襲千戶。軍民皆無應者。執中欲縱火焚門，守門將軍合住啓之。執中引兵入宮，侍衛皆散走。進至大安殿，主望見之，遙

呼曰。令我何往。曰。歸舊府耳。主入後宮。邀皇后俱出。后留之曰。出則被執矣。執中見其久不至。遣兵執之。併其后囚於舊府。二十六夜。執中遣內侍李監成弒主於其府。宣宗既即位。降封爲東海郡侯。國主爲人仁厚。居兄弟中最賢。事世宗小心不懈。歷承安。泰和年間。鄭王內死。愛王外叛。一則曰。蹈叔父子。負之何言。二則曰。蹈叔餘殃。毒我宗社。骨肉疎忌。遂成嫌疑。國主逢迎其間。無少罅隙。泰和年間。盜賊縱橫。邊圉騷空。一國之事力。已不足以支矣。國主繼之。倥偬日甚。又懷宿昔之憾。遂動無名之師。力不逮心。輕佻外侮。甚至蔬食徒跣。日焚香告天。不幸適丁其會矣。初即位時。命學士吳宗稷草詔。具述國難及哀痛之意。復遣手詔諭愛王曰。泰和猜忌。兄弟失權。骨肉至親。化爲讎怨。誘引外敵。傾危本家。計王之心。亦復何忍。往事已矣。今宜改圖。朕遭家多難。靜晦以處。忽諸父諸臣。橫見推迫。不容固辭。王是朕之姪。朕是王之叔。勿行間言。憑陵以逞。叔姪二人。同形共氣。設復交鋒。務行兼并。太祖太宗在天之靈。亦不錫佑。昔梁晉與湘東爲叔姪之讎。晉引周兵以陷江陵。隨亦失國而爲人虜。此事宜鑒。三復予言。愛王得詔泣下。然執已爲大軍所制。不能自由。京城凡兩遭重圍。肘腋禍生。執中之變起矣。內外諸臣。莫不惋惜。悲夫。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四

紀年

宣宗皇帝上 在位一十二年

宣宗皇帝名珣。世宗之孫。太子允恭長子也。生而奇偉。寬仁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大安年間。有長人見。語大興府百姓曰。豐王宜王燕。既而不見。又有道人持方寸玉印曰。以獻新君。置諸市上而去。莫知所在。東海既崩。紇石烈執中召番漢羣臣共議所立。時親賢凋落。烏陵用章。聶希古。以爲豐王珣。乃世宗長孫。既親且賢。且有符兆。以次當立。時豐王長子譚哲馬見在京。乃以符寶付之。迎立豐王。九月九日。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迎拜於道。遂立爲帝。甲申卽皇帝位。改至寧元年。爲眞祐元年。降允濟爲東海郡侯。拜執中太師元帥。領三省事。封澤王。是時大軍至紫金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誘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大軍破涿易。至皂河西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大軍失利。翌日再戰。執中瘡甚不能出。乃遣左監軍高乞以糺軍五千拒之。失期不至。執中欲斬之。主以其有功。諭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曰。勝則贖罪。敗則殺無赦。高乞出戰。自夕至曉。忽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舉目。大軍

乘風縱火馳擊之。高乞軍大潰。自度必爲執中所殺。遂引糺軍圍執中之府。突入其臥內殺之。退詣應天門待罪。十月辛亥。主以高乞掌兵。不欲加罪。盡收執中弑逆之人殺之。拜高乞平章軍國。加樞密大使。于是大軍元帥圍燕京。大軍別徇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回薄燕京城下寨。是時太白經天。是年。宋遣使真德秀來賀登位。李皇來賀正旦。至盱眙而還。國亂故也。

真祐二年

時宋嘉定七年也

正月。宋何九齡謀取金秦州。大敗而還。是時。大國執盛。所將者降人楊伯遇。乃蔚

州吏。劉伯林。乃集寧縣射士。同漢軍四十六都統。及大項軍馬。分三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郡。其時。中原諸路之兵。皆簽往山後一帶防遏。無兵可守。悉簽鄉民爲兵。上城守禦。大軍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由是人無鬪志。所至郡邑。一鼓而下。自去歲十一月至今歲正月。凡破九十餘郡。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不能破。時大軍又約南宋交攻。正月初九日夜。濠州鍾離縣北岸。有三騎渡淮而南。出文書一囊。絹畫地圖一冊。云來通南宋請兵。宋守臣不敢受。先是有楊安兒者。李全之婦翁也。見金人政亂。起兵叛之。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大軍旣圍燕京。不能下。乃分兵徇山東地。諸盜往往應之。三月。復圍燕京。京師乏糧。軍民餓死者十四五。主遣使議和。索公主。及護駕將十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綵繡衣三千。御馬三千匹。金銀珠玉等物甚衆。又請左丞相完顏福興以爲質。主皆從之。使來選女時。公主見在者七人。惟求東海郡侯少女小姐。姐最秀慧。遂以予

之。又令主鄉其國遙拜。主不敢拒。又以元帥圍燕之久。未嘗擄掠。欲得犒軍金帛。主亦從之。大軍北歸。居庸關在燕京之北百一十里。路陜隘。李雄聚兵數萬。欲邀其歸塗而擊之。時完顏福興在軍中。傳主命。已南北講和。不許擅出兵。於是無敢動者。大軍既過關。盡驅山東兩河少壯數十萬而去。主召雄歸。加鎮國上將軍。燕京乏糧。遣李雄往涿州督運。大軍邀諸路。奪其糧。雄被殺。京城白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死者不可勝計。大名守余崇義奏乞遷都。有旨集議於明陽殿。嗣慶王琮。嗣安王仲謂燕京規模壯大。不可輕遷。完顏字。烏陵用章曰。昔忠獻佐太宗滅遼平宋。故建燕京。以龍朔上國爲根本。改置五京。東西南北。道理適均。慮南宋有取河南。山東之心。每視之爲度外去來之物。其臨終付囑於忠烈王。蓋以江南爲慮。及廢劉豫。以其地歸之於宋。此忠烈王欲誘引南兵爲江南計也。謀既不濟。及復故土。控壓中外。莫過於中京。今上國之地。皆已陷失。巍巍帝都。鄰爲敵境。兵戈朝起。夕已到京。此豈壯大之教。尙復泥古而不知變通。余崇義之奏遷都是也。大名不知何如。更定議之。嗣安王仲曰。昔太祖與宋夾攻耶律。約事定之後。以燕京歸宋。耶律旣滅。太祖便令如約。忠獻愛其山川廣袤。風土堅悍。力勸自取。太祖不從。自微服以往。歸謂忠獻曰。燕京果好。但我不欲失言。我死汝輩自取之。今捨之而去。是失燕京也。張慶之曰。與其失社稷。孰若失燕京。仲無以應。律明曰。他處不知如何。中京斷不可留。聶希古曰。今河東有大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大名。山東有東平。河南有汴京。洛陽。陝西有永興。此八處皆帝都。大原地瘠民貧。迫近西夏。成德。中

山亦非久計。永興西迫夏，東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兩河之中，聞崇義葺理有規模，亦可倚恃。嗣慶王琮曰：今棄燕京而去，祖宗山陵盡在此地，若有殘壞，公等何面目以輔人子孫？張慶之曰：太祖葬長白，今已隔絕，盧龍諸陵若邊鎮得人，亦可無患。爲人子孫，以不墜宗祀爲本，若大軍復至，京師必危，血食尚可憂，況陵寢乎？中書舍人孫大鼎曰：中京便做不可遷，亦須暫遷避，俟稍定然後爲還都計。議久之不決。五月丁丑，太白經天。十八日內，出手詔曰：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倣文王之興岐，居龍朔以有天下，忠獻繼周公之卜洛，宅中京以朝諸侯，頃歲多虞，兵端未已。臣鄰思久遠之計，國人懷本土之思，盡各進言以圖長策。是日集議於祕書省，嗣王三人旣承詔，皆無語。樞密承旨提舉軍器完顏宗魯首議曰：盤庚遷亳，不可倣襲。平王遷洛，愈見衰微。我國家以雄強戰鬥，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遠竄梁魏，以此保國，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敵亦能往。今外人徒見畫河之議，欲自燕而南遷，謂舍河北以厭其欲，則河南山東可爲國家久計。臣恐不然。不若以宗廟社稷之重，與國家死守，立於百戰之間，得勝執則因機興復，否則固守京都，轉輸於中原，使遠近猶知我爲雄強之國。臣以爲有中京則有河北，河南無中京河北不可保，河南豈能獨立乎？時樞密烏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之，意謂有人助，中京不必遷動。聶希古中不能平，因曰：諸公各思爲社稷計，勿懷己私。用章本無他意，首言曰：中京當遷，已無可議。今惟議所都之地可也。祕書監兼中書舍人俞憲之著作郎雍迪曰：樞密之言是矣。太原地瘠，復近北地，中

山猶燕京也。皆不可。永興大遠。惟大名。汴京。洛陽。可耳。惟上所擇。參政費歆曰。汴京爲四通八達之衢。梁宋地平。趙氏居之。至宣和事體可見。然彼所以居者。資給東南六路漕運。今我何仰邪。不若洛陽爲天中。猶有險固可守。聶希古曰。洛陽不如永興。汴京不如洛陽。誠可都也。但洛陽宮闕廢壞。地多荒圯。今若一旦修造。則國力不支。若止於因仍。又非所以爲帝王之宅。汴京宮闕。昨自煬王繕修之後。今猶堅完。氣執差壯。權時之宜。惟汴則可。侍郎宮孝迪以迫近南宋。亦不宜都。直學士孫大鼎曰。太宗初平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每有故國之思。深切慮之。豈是不要邪。今日之事。固已久定矣。都之何疑。宋之用事者。非有大志。彼方以韓侂胄爲鑒。誰敢議此。吾國兵較北誠不如。較南則制之有餘力。聶希古曰。衆議紛紛。惟白上以定都於汴。衆猶以宮孝迪之言爲然。是年遣使往宋。督二年歲幣。宋臣真德秀請絕之。使又再至。宋迄不予。時直院孫大鼎再入疏曰。古今殊時。執事亦異。論事不如論意。切思太宗命莊武太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獻再往。極其智巧。脅之以威。誘之以術。夕慮朝行。謀始謹終。攷其設施。大略有三。汴京旣克。不忍肆兵。誘之使至。始行廢奪。召其羣從子弟。布置耳目。搜錄無遺。惟懼顛木之有由蘖。將終爲國之害。不思康王遁於河北。大軍旣返。宋號復興。天時方暑。未可回轍。秋風稍勁。忠獻以三千騎徑由山東以趨淮甸。至揚州。垂得而復失。續遣忠烈王越江窮迫於海隅。以乘桴而不及。勝負相當。執始可慮。此其一也。宋旣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陝西。是爲故區。忠獻懼亟取則百姓難給於政化。故先立張楚。次立劉齊。

若果爭必取。則復立靖康君使之相持。而南自弱。謀未盡行。忠烈繼之。銳意取江南。計歸三京。以誘其將。兵於平地。彼保江則河必虛。彼若不守河。是我嘗歸之。彼自委棄。在遺民當自歸。曲於其主。此其二也。天會八年冬。諸大臣會于黑龍江之柳株。陳王兀室憂宋氏之再隆。其臣如趙鼎、張浚。則志在於復讎。韓世忠、吳玠。則習知於兵事。既不可以威取。復結怨之已深。執難先屈。陰有以從。遂縱秦檜以歸。一如忠獻所料。及誅廢其喜事貪功之將相。始定南疆北界。然後方行冊立。確定誓書。凡山東、淮北之民。有流寓於江南。及杜充、張忠彥之家屬。悉令發還。蓋懼南北交思。鼓扇生隙。務令斷絕。後患永無。此其三也。卽此三策。百年賴之。謂先朝視河南爲度外之去來。豈不厚誣於先志。蓋不都中京。則故遼之地難定。不防衛於河南、秦、洛。則河北、陝西之地難保。今中原之規模既失。惟有經畫兩河。尤不失爲曹魏、元魏之時。聶希古讀其疏於主前曰。當如何。烏陵用章曰。朝臣謂外敵雖強。若力戰以守中原。則河南北皆爲臂指之用。是護胷襟以保心腹。此一說也。大臣侍從謂兵凶戰危。萬一失利。則社稷可憂。不如遷避以圖萬全。此亦一說也。二說各有利害。唯聖意決擇。希古正色曰。今日之議。正要臣等與陛下斷決。若用章兩可之說。殆未知其意。昔莊武太子到汴京。不克而歸。次年忠獻王傾衆而南。至中山府。夜召郭藥師、耶律乾忠議之。忠獻以筴條三策。謂宋帝若率其至要親屬。或渡江南。走荆襄。此上策也。揀退老弱。收集精兵。委棄羅郭。堅守內城。以待四方之援。此中策也。優游不決。分守大城。此成擒耳。復議遣一將屯睢陽。斷東南之援。藥師曰。

南家皆是書生。少帝復無英斷。未必有人。不如姑行。及克南宋。一如所料。臣嘗憐之。不謂今日有此。北軍已動。那時莫道不曾說。因下殿拜求罷。主令內侍扶上。用章曰。聖駕一面遷動。臣等自當死守故京。有何不可。但恐駕到所在。大軍亦來耳。希古曰。臣亦知之。但兵弱。國力不贍。使大軍倘至此。當思萬全之策。不可僥倖。主曰。卿等且退。待今夕思之。遂退。御膳罷。主詣蓬萊閣觀音祠燒香。過浮碧池。望池南有二狐相攜以過。逐之。各登樹而走。內侍曰。幾日此物甚多。有戲舞於宣華殿前者。主拊髀曰。怪變如此。不去可乎。時宮殿妖異多此類。明日以此諭執政。會河南路統軍蒲撤七斤者。亦奏乞徙都汴京。聶希古袖出勅命。乞降詔令大名留守余崇義。汴京留守完顏成章。河內都轉運向琬。裝備修內合用物色。令河西四路計度人夫車馬。主蹙額之。仍命參知政事胥鼎爲沿路排頓使。其姪霍王從彝者。復力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有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主曰。燕京乏糧。不能應辦。今暫往南京。俟一二年間。糧儲豐足。復歸未晚也。從彝乞自督運。主不從。從彝憂憤成疾而死。時五月甲戌也。辛巳。降旨會三省及禁中存留文書。併祕書省。蓬萊院。賁文館。書籍。計用三萬車。犀玉瑪瑙等器。計用駱駝三千頭。先發去中山。交卸。遣燕王告辭陵寢。主躬祀顯聖宮。啓發神主聖像。酌爵後。淚泣。翌日。令百官家屬親王宗屬皆行。出宮二千四百人。凡三衙兵卒之無妻者。妻之。在上者嫁諸郎將及其子弟。詔戶部領度支杜棐。內都知省余士侃。畿內都轉運李之才。護遞金帛。以聶希古爲提舉行宮一行事務。烏陵用章總領宿衛。以完顏昌爲大

興尹兼留守。二十八日，駕興昌送于南順門外十里，伏地不能起。主令扶之，且勞曰：卿家曾大父是開國元勳，卿父復死國難，宜竭力捍禦，使此行無後顧憂。昌拜泣幾慟。主亦揮淚。三衛近侍皆流涕。昌復欲前送，有旨令速回。始辭去，且言事有便宜，容臣專行。許之。至涿州，趙何獻頓食凡二千輿，上令分賜。九月二十九日，至易州。翌日，至滄景。中山守鄭之邵來迎駕。十月一日，幸中山府舍。鄭之邵空諸寺觀。至者如歸。是晚，完顏昌奏到，言大軍將動，遊騎已出入界上，仍乞速幸大名府，庶得中山之兵，可以協力。詔太原帥完顏直出兵與嵐，代兵戍飛狐口，蓋防燕山間道趨河東也。初二日午，駕起中山，日行五十里。至沃州，大名帥余崇義遣其子士表及同知張琚來迎駕。將及相臺百里，崇義至，拜伏道左。遂幸大名府舍。是夕雨寒，參政張慶之與直學士院聶崇朝、顏叔靖登銅雀臺飲酒賦詩，爲侍御李彪所彈，各罰金。是夕，除兵部侍郎穆日華知大名府，余崇義昭文館大學士，成德節度使右僕射詰朝，崇義正謝訖，與聶希古、烏陵用章奏言完顏成章在汴排辦粗定，滑州諸處節節皆有候頓，自此平達，駕宜少留，應百官宗室親王家屬、圖書、財寶、神主皆先起程。但此間與澤潞相近，太行諸盜不可不防，請先遣上國兵防護濟河。俟到諸處，仍發回護駕，不可無大臣一人先行。主令用章竇耆年先往，且欲更進位號。用章曰：臣已過分，乞到汴隨例乃止。除提舉一行事務，耆年副之。即日辭。是晚完顏昌奏大軍至昌平復回，諜言在順州大造攻具，至三日皆遁，恐由嵐代入河東，以迫乘輿。臣已報完顏直力守南北二關，遂如所請施行。駕留

大名府凡幾月。復自大名路由新衛州渡河。穆日華辦沿河船凡四千艘。飲食餅餌皆先辦。衆咸稱之。及濟南岸。滑守帥官僚來迎。忽聞河東急遞報云。大軍聲言二十萬晝夜南來。過城不攻。乞勅河東諸軍及河南州郡爲防備。二十四日。駕入汴京。十一月朔。入宮。百官班駕。翌日肆赦。仍降罪己詔。略曰。云云。一人無良。萬方何罪。興言及此。流涕奚從。朕方圖大以宅中。期與更新而休化。劉伯林、李斌、楊安兒、王燕、張耀等。或嘗經任使。或曾經征行。偶此失圖。遂迷故道。朕念先皇之興起。尙合南北于一家。胡爲今日之紛張。遂化仇讎於同軌。倘使翻然順命。必將加以厚恩。朕不食言。爾當敬聽。初七日。又詔曰。我太祖武元起於龍朔。所用多宗族之英。暨太宗并有汴京。其謀資南北之士。不惟擇能任事。而亦立賢無方。朕屬茲艱難。多憑忠義。云云。逮茲三十年之間。科舉一遵於彝制。胡爲四百州之廣。任使屢病於無人。云云。已勅攸司。精於選士。凡在見聞。咸思奮起。次日有旨。令張師顏等分別文籍書畫圖史彝器如舊制。汴中吏民指車嘆曰。恰去九十年。誰知又歸在此邪。十一日。鎖院聶希古遷太傅魏國公。余崇義太保鄭國公。烏陵用章太保衛國公。張慶之特進濮陽郡公。自餘加恩。皆准赦文所降。自發燕京。前後制誥。皆孫大鼎及盧之憲。二人是夕草制罷。大鼎在玉堂有詩。翌早舉似鴻臚卿雍孝孫。戲之曰。聞有潤筆。不到罰錢。初。忠獻王粘罕欲贊太宗都燕。司天監郝世才本遼臣也。精於天文地理。忠獻攻討。每攜以行。所言皆驗。謂燕京土燥山遠。水泉不潤。可以威守。難以文定。若南征北伐未已。此地可居。如持盈守成。禍變必作。又

泰和末有童謠曰。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遲留。至此燕京王氣耗竭。其言驗矣。大軍既歸。聞上遷汴京。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和爲款我之計耳。八月。復引兵圍燕京。分兵下中原州郡。又遣使至汴索犒軍金銀等物。主皆與之。冬。燕京紮軍叛。與大軍共圍燕京。是年八月乙巳。太白復經天。九月。太白晝見。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五

紀年

宣宗皇帝下

貞祐三年。時宋嘉定八年也。大軍自去年圍燕京。是春東平之援兵五萬至安次。遇大兵。不戰而潰。大名之援兵

八萬至固安。亦潰。惟貞定之兵四萬合保。涿援兵一萬至旋風寨。與大軍戰。凡三日。絕糧而敗。自是內外

不通。太子守緒自燕京取間道歸汴。先是主遷時留太子及完顏昌守燕。左丞相完顏福興送大軍至

居庸關。有土豪徐用聚兵扼之。不能過。乃以福興示之。云已自講和。乃縱其北去。福興歸。主就令同完顏

昌守燕。下詔南北既已通好。不許輕易交兵。然福興雖一意于和。大軍陽許之。需索無時。彼去此來。隨取

隨至。兵疲力弱。無有救援。至是縱兵攻燕。不逾月。陷之。完顏昌自投於火。福興竄歸於汴。隨亦被誅。宋通鑑注

云完顏福興自剄死。有戶部令史郭忠者。蔚州人。率山後軍民與大軍戰。敗之。金國後名其軍爲花帽軍。金國自阿

骨打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八月。大軍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

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于是潼關失守。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十月。大軍至杏花營。距汴

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大軍復取潼關。自三門析津乘河冰合布灰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主命平章政事胥鼎爲大師。專守關輔。然陝西諸州間亦有爲所破者。唯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塘灤深阻。兵不能入。朝中遣將張甫、張進二人屯信安軍以守之。北距燕山百八十里。

貞祐四年。時宋嘉定九年也。是時兩河旣爲戰爭所擾。山東羣盜大起。有楊安兒者。本淄州皮匠。李全之婦翁也。

章宗時殺人亡命。爲盜于大行。有衆千餘。蹂踐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官招降之。貸其死。流於雄州。及大軍入境。金國命爲副都統。令招必勝軍三千人迎敵。軍敗而竄往山東。聚衆國中。討之。安兒與其徒數人入海。爲舟師所殺。有郝八者。名儀。以前據山東叛僭號大齊。改元順天。遣花帽軍生擒之。磔于

開封。又有劉二姐者。亦名盜也。其女劉小姐亦聚衆數萬。皆爲花帽軍所破。其時又有遼東安撫使

萬肅奴者。本遼人。乘大金之亂。自立爲帝。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燕代。魏晉而有之。兩河旣破。赤地千里。人煙斷絕。滿目蓬蒿。燕京宮闕雄麗。爲古今冠。至是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絕。其所積貨物。初無所用。至

以銀爲馬槽。金爲酒甕。大者重數千兩。宋通鑑注云。俗鄙陋。無君臣之別。元帥撒沒曷所居至用。金飾龍牀。足踏金杌子。奢侈如此。而徵求不已。燕人患之。主南遷

後。每遣使求和。雖未聽從。而賂不輟。久亦憐之。元帥不可。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當封汝爲王。金之羣臣

不從。有願以死雪國恥者。主亦爲之感憤。

興定元年。時宋嘉定十年也。是年。易州苗仙武。清州郭仲元共聚兵扼險。又有霸州統軍白文哥者。深知和之難

信。每厲兵以擬其後。通三人聚兵八十萬。大軍患之。乃問罪於金曰。汝既講和。何故使文哥來攻我。主因遣使收文哥兵權。文哥不服。遂令行元帥府事夾谷監軍統三萬衆討之。文哥之兵請戰。文哥不許曰。一去接戰。便是反背朝廷。越三日。文哥望金遙拜。文哥自縊死。夾谷就以文哥之首送大軍。大軍遂勦夾谷之軍於霸城下。仙武、仲元二人亦召回賜死。其軍遂潰。大軍自此北歸。轉攻回鶻。奪其織珠堅城而都之。盡有其地。使元帥權國事。侵掠河東、河北、大名、真定、益都等路。是時西夏舉國之兵從其前驅。哨騎往來。直至許定。鄭主遣禮部侍郎烏古孫孝吉詣織珠堅城入貢。自汴京去凡三萬里。金國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日蹙。遂有南窺江漢之謀。始構怨於宋。兵端再起矣。是年六月庚戌。太白晝見。癸酉。太白經天。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十一月戊戌。太白經天。十二月。鳳翔副都統完顏贊以步騎萬人侵南宋四川。迫鳳池堡。克天水軍。又攻白環堡。破之。又迫黃牛堡。攻大散關。宋守將劉雄棄關走。金人據之。興定二年。時宋嘉定十一年也。正月。京東路忠義人李全叛歸南宋。全卽李鐵鎗也。本漣水縣弓手。太和年間。邊事方興。是時已爲宋戚拱所誘。焚漣水縣。國中赦而用之。至是復叛。國兵圍宋皂郊堡。宋利州麻仲率忠義人攻金秦州永寧寨。破之。焚其寨。國兵攻宋隔茅關。柵其東北。夜半。宋兵來攻柵。不勝。宋興元都統李貴遁去。軍大潰。二月。國兵又圍皂郊堡。未去。久之無援。至是克之。宋師死者五萬人。克宋湫池堡。焚之。圍宋隨州棗陽軍。游騎至漢上。宋均州守應謙之棄城走。丙辰。白虹貫日。是時江上用師。糧

儲自清河而上。宋楚州鈐轄梁昭祖掩擊金師。都統沈鐸遣兵助之。金師不勝。糧舟爲其所焚。三月。宋師復取皂郊。四月。國將包長壽攻皂郊。遂趨西和州。宋沔州都統劉昌祖焚西和州。又焚成州而遁。攻宋大散關。守將王立遁。又攻黃牛堡。爲宋將吳政所敗。五月癸未。蚩尤旗見。其長竟天。十月。國兵攻宋安豐軍。又攻黃口灘。陝西人張羽叛投南宋。興定三年^{時宋嘉定十二年也}正月。攻宋湫池堡。守將石宣拒之。又攻白環堡。守將董炤拒之。又攻成州。宋將張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關。又攻隨州棗陽軍。又破信陽軍之二寨。又攻西和州。守臣趙彥呐設伏待之。國兵殲焉。又攻安豐軍。爲宋將許俊所拒。又攻河池及光化軍。破助山縣。進逼均州。克鳳州。守臣雷雲走。國兵夷其城。復攻武休關。破之。二月。國兵破光山縣。又圍棗陽軍。宋制置趙方遣將扈再興救之。戊戌。太白晝見。克宋興元府。又克大安軍。分攻洋州。克之。三月。國兵猶屯大安。宋將張威遣石宣邀擊於險。至是大敗。偏將巴士魯安棄軍走。爲宋師所獲。宋制置趙方遣扈再興引兵三萬分三道攻金唐。鄧州。宋將劉世興、劉世榮之師皆會於唐州。是時。西夏以國兵不應援。已折而歸北。益懷二心。始遣使使於南宋。往議夾攻。宋利州路安撫丁焞許之。丁亥。太白晝見。國兵猶自今春圍宋安豐軍及滁、濠、光州。宋制置李珣遣將武師道、陳孝忠救之。皆不能進。閏三月。國中分兵自光州攻黃州之麻城。自濠州攻黃州之玉磧。自盱眙攻滁州之全椒。來安、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百姓南渡。諸城皆閉。遊騎至東采。

石、楊林渡、建康大震。爲宋京東總管李全所敗。失一貴將。六月丙子。太白晝見。辛巳。太白經天。七月。李全攻金齊州。守臣王贊降之。十二月。宋四川宣撫議窺我洮州。會國兵攻鳳州之長橋。其謀遂止。興定四年。時宋嘉定十三年也。正月。宋扈再興攻鄧州。許因攻唐州。不克而還。遂攻宋樊城。爲趙方所拒。不得前。西夏以書往宋議夾攻金師。八月。宋安丙遣西夏書定議。九月。西夏引兵圍金鞏。促宋師來會。克金來遠鎮。繼又克鹽州鎮。進攻定邊城。國兵往救。不利。宋程信、王仕信引兵與西夏會于金鞏州城下。攻城不克。宋師取金海州。甲午。太白晝見。國兵攻宋皂郊堡。敗都統董炤。國兵與宋師戰於鞏州城下。宋程信引兵趨秦州。夏人自安遠寨退師。十月。信邀西夏共攻秦州。夏人不從。十二月。宋漣水忠義統轄石珪來歸於金。珪本金盱眙將也。叛歸於宋。至是復歸。興定五年。時宋嘉定十四年也。二月。國兵圍宋光州。又攻五關。又圍黃州。分兵破諸縣。及攻漢陽軍。宋李全棄泗州遁。三月。宋扈再興攻金唐州。不克。國兵破宋黃州。庚寅。長星見。甲午。太白晝見。國兵破宋蘄州。四月。國兵渡淮而北。宋李全追擊金師失利。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十月。宋取金滄州。十一月。宋安撫張林以京東諸郡來降。是年。大軍來攻葭州。綏德、延安、酈坊皆陷。興定六年。時宋嘉定十五年也。五月庚戌。太白晝見。張林旣降。宋种贇攻林於青州。林走。七月。太尉衛國公烏陵用章薨。穆日華除工部尙書。權參知政事。行尙書省事于陝州。顏叔靖進尙書右丞兼樞密副使。八

月甲午。彗出氏。九月壬戌。彗再見。辛未。太白晝見。是時。大軍自去年收復陝西。至是。鳳翔、邠、涇。及山南一帶堡寨皆陷。西夏自五代時立國。金國強盛。西夏與爲敵國。獨不被兵。泰和年間。大軍侵入。灌水攻城。事急。西夏主登城。隔水相見。面約和好。其後差發日多。和好遂絕。連年結援南宋。夾攻秦鞏。蓋有憾於金也。至是。大軍自回鶻往攻西夏。西夏國亡。

元光元年。時宋嘉定十六年也。正月。改元。大赦天下。官吏各覃恩兩重。關陝以南。經過兵戈去處。重與賙恤。三月。張林所部刑德復叛歸於宋。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副都統完顏大濟攻宋隨州棗陽軍。不克。

元光二年。時宋嘉定十七年也。三月。國兵攻宋和州。尋引還。太白晝見經天。四月。蔡州帥府報宋人對境。詔權

樞密烏古論延心統紮軍一千備之。五月。遣使往山東招諭李全等。許以重賞。全不從。全身長八尺。手

執鐵槍。其妻亦勇而有力。少爲羣盜。在山東聚集萬人。能飛馬植槍。深入一尺。令全飛馬而拔之。全不能拔。下馬屈服。遂爲夫妻。蹂踐山東州郡。暨其歸宋也。青齊之地。幾半爲宋有。縱國中能招之。亦不能駕御也。六月丁卯朔。太白經天。閏八月。宋寧宗皇帝崩。太子不得立。降封濟王。立其姪是爲理宗。明年改

元寶慶。九月。太白經天。十月。帝崩。諡爲宣宗。

宣宗幼美風姿。好學善談論。尤工於詩。多招文學之士。賦詩飲酒。少多符瑞。嘗竊自負。東海之難。入繼大統。馳驅兵革。無有寧時。暨其末年。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盡屬于敵區。連年太白經天。災異

數至蚩尤旗見感應其妖矣。在位十有一年。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六

紀年

義宗皇帝

在位十一年

義宗皇帝名守緒。宣宗第三子。名三大王也。守緒性寬和慈仁。少而嗜書。長而博學。時于戈搶攘。日不暇給。與學士大夫談論不輟。才藻富贍。好爲文章。元光二年冬。宣帝崩。太子守緒卽皇帝位。大赦天下。羣臣增爵位各有差。申遵遺詔。以軍國多事。喪制從權。然情有不忍。特申三年之制。十二月。葬宣宗于永固陵。虞主返。主迎泣過悲。侍臣烏古論兀古寬譬之上曰。先帝不幸。遭家多難。飲恨而終。今茲永訣。情何能已。

正大元年時末理宗寶慶元年也正月。降德音於河南。關陝。山東諸路。罪無輕重。皆與蠲除。其有願備行伍。爲國馳驅者。當加旌異。三月。詔以比年連有軍旅。陣死遺骸。良爲可念。所在州郡。設祭招之。掩其骸骨。五月。進宿衛之官位一級。詔羣公卿士有利人益國者。具伏以聞。是年。天使來請和。主遣御史大夫兼戶部侍郎完顏住往議。不稱旨。詔免住官。

正大二年時宋寶慶二年也正月。天使復來講和。且索金銀繒帛歲賂。主遣尙書右丞完顏麻因出爲往使。辭曰。

和不可恃。不若嚴備邊而召募將士。出則戰。去則守。猶可爲國。萬一狃和之名。忘戰之實。邊備不修。大軍

倏至。宗廟社稷。實爲可憂。主以爲辭難。亦免官。別遣戶部侍郎韓鐵住往使。饋遺不貲。是時羣盜縱橫。

干戈充斥。括馬敷糧。公私竝竭。交鈔數萬。厥直頓低。金始困矣。

正大三年時宋寶慶三年也

正大四年時宋理宗紹定元年也詔所在州郡嚴加備禦。精修器械。仍可密計軍馬菑糧之數。四月。孫大鼎除吏

部尙書權參知政事。完顏用安除戶部侍郎。開行省于山東。是時大軍長驅而南。自宣宗時。凡大河以

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不一二年。陷沒幾盡。而鳳翔最後下。國兵于是併力守黃河。保潼關。自黃河。

洛陽。三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行院。每院各分地界五百里。統以總率。精兵

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敲冰。率以爲常。潼關一帶。西南邊山一千餘里。大

小關口三十六處。亦差四行省分地界而守。統以總率。精兵不下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布滿周密。如是者

十有五年。

正大五年時宋紹定二年也是年。大軍屯駐陝西。臨洮。德順。鎮戎等州皆陷。大行遺詔云。金人精兵盡在潼關。

關之南有山。北有河。地勢險狹不可攻。縱攻必不能克。不如假道南宋。徑出唐鄧之間。可以直擣汴京。金

人止有潼關數萬之兵。聞大軍之至，必分潼關之兵以來唐、鄧。唐、鄧去潼關千餘里，行且疲矣。夫豈能戰。縱使能戰，強弱衆寡，亦莫之敵。宋與金世讎，聞欲滅金，必喜借我路。旣至汴京，金主出降，則使之爲西京留守。不然，殺之。三月，大軍北歸，留兵圍慶陽。主遣總統紇石烈牙吾答合留，臨淄郡王張貴、恆山公武仙、都尉高英、樊澤、楊兀連等進兵數萬救慶陽。大軍失利。

正大六年時宋紹定三年也七月，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完顏仲德統兵三萬人至。仲德名胡斜虎，其先合懶路

人也。去春，大軍叩關，仲德與前帥奧屯兀里不方酌酒更代，而哨騎卒至，遂越關而東，殺守者數百。金軍

尋復奪之。至春，移知鞏昌，兼行元帥府事，招集軍士至數萬。至是，提孤軍轉戰而前，來援京師。山東行

省堯王用安、蔡息、陳穎、路都、統烏古論、鎬皆以援兵至。九月，大軍攻衛州，遣平章完顏合達、領高樊諸

將救衛州，連戰數十日，大軍失利。是年八月，太白經天。十一月，太白晝見。

正大七年時宋紹定四年也正月，大軍攻慶陽、衛州，旣皆失利，不勝其忿，親領精銳四十餘萬直攻潼關。數月克。

選四萬人刊石伐木，鑿商淤之山，斡腹入藍關之內，爲合達所敗，喪萬餘人。及馬數萬匹。大軍渡河不能

入關，不可。遂自山東通好南宋，欲假淮東以趨河南。南宋依違不報。大軍乃用力于西夏，數年滅之。夏人

有獻策者，令其自蜀道由金洋出襄、漢，以入唐、鄧。時宋鄭損爲四川制置，無以遏之。自利順流奔至果閬

間，適大行遺詔，其兵遽回。自後遂以通好爲名，覘宋蜀道，制置桂如淵中其計，延而納之。是冬，舉國大兵

并至。前鋒破西和州。犯興元。道金洋。趨房襄。而一項軍馬疾趨潼關。國中安肅軍張天翼懼變。連奏乞厚加給資。有旨令河東運使支辦。及潞州。與賊連戰皆敗。天翼戰死。寇執遂張。潰兵皆聚天井關。潞守張清目不知爲計。急奏求援。遂遣乙辣副樞抽防河之兵禦之於均州。連戰數月。國兵屢捷。大軍不能前。主遣人約南宋夾攻。陳垓爲襄帥。不敢應。會天大雨雪三日三夜。國兵僵仆。大軍益張。又報潼關有大軍突入。方此皇惑。而徐州防河兵少。大軍有徑渡者。國兵洶懼。遂不能軍。敗績。樞密使移刺蒲丸出降。諸將如合達、高英、楊兀連、樊澤皆戰死。獨武仙逃奔留山。別軍自山東至下邳。入歸德。大軍自衛州過河。會于陽霍。潼關皆失守。

天興元年。是春改元開興。夏改元天興。時宋紹定五年也。時大軍盡至。合圍汴京。國兵百計守城。至四月八日。以天時向熱。將還師。於是又講和好。取太子金紫爲質。東海郡侯之女小四公主元爲皇后者。索其一位骨肉以北。所予金帛無數。國中雖暫退敵師。然兵疲力盡。河南蕩析。宋師噉其南。紅巾擾其東矣。春二月。太白經天。春。天使復至。命主黜尊號。拜詔稱臣。去冠冕。髡剔髮。爲西京留守。交割京城。主難之。防城提轄張玉餌飛虎軍三百人爲變。大軍傳令添兵圍城。河南路陳許嵩隱商虢皆陷。驅其壯士攻汴。主親率護衛軍五千人突圍而出。與大軍戰。主獲勝。左丞相完顏白撒奏請過河取衛州。截其歸路。主允之。比至衛州。大軍雲集。主急回。被其追。元帥都賀喜死之。

一云。主自度圍汴必不能脫。遂議移入嵩山御寨。以苟歲月。而與武仙別謀所向。嵩山深廣。內有二大寨。一曰御寨。其他屯結之處甚多。內可容數十萬人。而外境絕險。敵不能入。主乃詔親征。聲言追襲收復河南諸郡。先鋒方渡衛水。大軍壅至。不及斷橋。主既不克西去。又不可復入汴京。僅以二千餘騎走歸德。決水以自固。

先是主既出。屬崔立以留守事。衛州既敗。諸軍從者二千人。汴京聞主敗績。崔立盡殺朝官之在京者。丞相以下皆被害。以太后皇后皇妃公主皇兄荆王降軍前。悉取宮中金帛珠玉玩好之物以獻。自稱鄭王兼丞相。軍前因而受之。加河南行省權皇帝。主在歸德。左丞相白撒死獄中。白撒內族人奉御出身。首勸北征者。衛州之敗。亦白撒倡之。至歸德被劾。數日不食而死。

天興二年

時宋紹定六年也

正月。以蒲察官奴參知政事。紇石烈小鍾兒爲總管兼知歸德府。官奴本姓移刺。爲

忠孝軍都統。升總帥。既參政。與小鍾兒擅用符璽。妄行誅戮。屢說國主出降。主手刃官奴。小鍾兒走。爲衆軍射死。三月。白都尉反。主登門諭其軍曰。爾等既是自拔歸國。名曰忠孝。豈可殺我。衆感其言。殺白都尉。六月。歸德糧絕。上遂自亳趨蔡。時山東行省覓王用安請幸山東。蠟書言遷蔡不可。主業已幸蔡。不從。戊戌。遷蔡。蔡之父老千餘羅拜於道。伏地呼萬歲。見主儀衛蕭條。無不涕泣。主亦歔歔者久之。金主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衆。及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爲不祥。壬寅。山東行

省。堯王用安知國主欲遷蔡。遣人以蠟書言其六不可。大率以謂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雖乏糧儲。而魚芡可以取足。蔡若受圍。廩食有限。二也。敵人所以去歸德者。非畏我也。縱之出而躡其後。舍其難而就其易者。攻焉。三也。蔡去宋境不百里。萬一資敵兵糧。禍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道東行。猶可以去蔡。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雨。千里泥淖。聖體豐澤。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救。六也。雖然。陛下欲去歸德。莫若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略有其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盱楚。北控淄齊。若鑿輿少停。臣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惟陛下審察。主以其言示宰臣。宰臣奏用安反覆。本無匡輔志。此必參議張介等議之。然其業已遷蔡。無可議者。遂寢。御史蒲鮮世達。四面元帥。把撒合及其家自汴來歸。七月癸卯朔。曲赦蔡州境內。制曰。天方悔禍。少寬北顧之憂。人亦告勞。爰啓南巡之議。惟今蔡郡。實古豫州。干戈以來。市井如故。介孤墉而抗敵。出衆力之輸勤。及聞臨幸之初。逾謹奉迎之禮。人以及於垂泣。朕亦爲之動懷。宜沛恩私。曲加慰浣。自天興二年七月一日。昧爽以前。據蔡州管內各郡屬縣。雜犯死罪以下。竝行釋免。官吏軍民。各覃恩兩重。歸德以南。經過去處。曾應辦者。遷一官。百姓逃亡戶絕者。拋下地土。聽人恣耕。竝免差稅。自來拋欠官房地基軍需等錢。俱免追徵。連年兵饑。多有暴露骸骨。仰所在官司。如法埋瘞。嗚呼。奉畜爾衆。敢辭亳邑之遷。時邁其邦。尙獲周家之助。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九月九日庚戌。國主拜天子節度使之廳。詔軍民提控以上陪從。禮成。

面諭旨曰。國家開創以來。務廣恩德。涵養汝輩。百有餘年。汝等或榮紹世封。或秀拔民伍。被堅執銳。積有歲時。于此艱危。與朕同患。可爲忠矣。今聞敵人將至。正汝等扼腕吐憤。立功報主之秋。縱死王事。不失爲忠孝之鬼。比之奴顏婢膝。甘從叛逆者。不猶愈乎。況汝等立功。常恐不爲朝廷所知。今日臨敵。朕所親見。汝等其勉之。旣而各賜卮酒。未竟。有覘騎馳奏。城東有大軍數百。突至門外。甲兵踴躍。咸請一戰。至有不被甲冑而出者。大軍犇潰。生禽一人。獲馬數匹而還。初十日。大軍數百騎復駐城東。遣通事人大呼曰。城中早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國主登城。遣忠孝軍元帥蔡八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暗門。鑿城爲穴。渡汝水。率至大軍所。左右交射。大軍遂潰。別出數十騎躡其後。生禽二人以歸。自是不待薄城。分築長壘。爲持久計。

言事者皆謂大軍圍築城壘。乘其工役未竟。人馬遠疲。四面合攻。可以破敵。若假之日月。濠浚壘高。則無及矣。朝議以軍士初集。心有未安。恐其出而不返。竟不出戰。議者知其必亡。

國主分軍防守四面并子城。是年。宋遣使鄒伸之。至草地約夾攻。云本朝與貴國素無讎隙。前此寧宗常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爲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阻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前好。所以伸之等前來。大朝許之。國主聞宋使自從唐州回。驚悸無人色。十月。大軍壕壘成。耀兵於城下。旗幟蔽天。城中駭懼。及暮焚四關。夷其牆而退。初十日。城中飢民萬餘。訴於有司。求出有

司難之。民大呼於道。國主聞遣近侍官分監四門。門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不足資敵者。聽出之。奉御內族絳山時守北門。憫人之飢。出過其數。命決杖四十。然出者多以城中虛實告大軍。尋止之。十二日。以飢民給官船十餘艘。聽民於城壕內採菱芡草。民爭趨之。數日而盡。至鏟莎草根。槩絞泥并牛馬骨以療飢。自是殍者日多人至相食。十一月。宋遣襄陽太尉江海。棗陽帥孟拱以兵萬人助大軍耀于城南。且以箭射書入城中。招諭軍民。右丞完顏仲德得之。投諸水中。宋帥臣史嵩之軍糧十萬給南北軍。且置權場於城南。更相貿易。大軍賴之。益修攻具。斲木之聲聞於城中。城中大恐。往往竊議投降。右丞完顏仲德聞之。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親諭軍民。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二月初四日。大軍以攻具傳城。有司盡籍民丁助軍防守。敢匿一丁者。全家處斬。鄰人絞罪不足。則括婦人之壯健者。假男子之衣冠。往來搬運木石。國主親出巡撫。每遇軍民。必叮嚀慰諭之。久乃去。仍命西上閣門使王大濟權左右司郎中。專造糜粥食之。國主親嘗。慮有司減薄。人有被創者。駐馬近視。傳藥。軍民感泣。人百其勇。初九日。大軍攻外城克之。宿州副總帥高利哥以戰歿。砲軍元帥王銳因巡護南城。率十餘人出降。十四日。權參政婁室精銳五百。銜枚夜出西門。人荷束菅。沃膏油其上。將燒敵寨及攻具。大軍覺知。先於隱處伏。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國兵却走。中創者甚衆。婁室中其口。墮二齒。流血昏憤。翌日乃蘇。十六日。大軍併力攻西城。以火砲焚城樓。因奪取攔馬牆。大軍數千坎墉先登。官軍尋復得之。手刃相持。內外殺傷甚衆。初。大

軍併攻西南角。弗能克。轉攻西北角。又弗克。軍士有出降者。告以西門之北鳳子樓。且微有稜角。可攻克焉。十八日。大軍復大至。克其西城。城中前期築柵浚濠爲備。大軍雖克之。不能入。但于城上立柵自蔽。南北相距。十九日。國主悉出御用器皿賞軍士。復括民衣襖以賜將士。謂之軟纏。二十二日。國主微服領馬軍百步軍千夜出東城。將遁。及柵。不戰而還。

天興三年。宋理宗端平改元也。正月庚子朔。大軍以正旦會飲。歌吹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飢窘。嘆息而已。初九日。

大軍鑿西城爲門五。整軍以入。金兵鏖戰及暮。乃還。聲言來日復集。初十日。摘三面精銳軍備西城。未

明。大軍果復來。方大戰。南面宋兵萬餘已薄城矣。國主知城必破。乃詔大臣遜位於東面總帥丞麟。丞麟

西向固讓。金主自持符璽授之。丞麟伏地拜泣不敢受。國主曰。朕所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肌肥不便駁

馬。城陷之後。馳突必難。願卿平昔以趨疾聞。且有將略可稱。萬一得免。使允胤不絕。此朕之志也。因起授

符璽。丞麟惶恐跪受。主乃退。宣徽使溫敦簽東上閣門使事。僕散斜不失引後主陞正座。後主猶被甲冑

立受百官拜。唯忠孝軍元帥八兒獨不拜。曰。事至此。禮成。咸出迎大軍。則南城之埤已有宋師旗幟。後主

分命諸將帥禦大軍。俄而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守者開門縱大軍進。金兵巷戰。久不能禦。退保子城。

金主既傳位後。即閉閣自縊。後主知主崩。率百官詣前拜泣。因謂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

業。有志不就。可哀也已。吾欲諡之曰哀何如。倉卒無知禮者。咸贊成之。宿州有僭位者。諡曰莊。故官僑于宋者私諡曰閔。或謂哀不足以盡

蓋取天下士夫咸以義宗諡。醉酒未終。大軍已至城下。金兵力禦。大軍少卻。尋四面併至。城遂陷。後主爲亂軍所害。

義宗自傳位總帥丞麟之後。卽閉閣自縊。少頃。權點檢完顏斜烈覺之。矯制召丞御石盞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規赴義宗前。斜烈曉以名分。與三人者皆從死。初。斜烈將從死。遺言奉御絳山使焚之。義宗自縊之所曰幽蘭軒。火方熾。子城陷。近侍左右皆走。獨絳山留。爲大軍所執。問之爲誰。絳山曰。吾奉御也。大軍曰。衆皆走而若獨後何也。絳山曰。吾君已崩。吾欲收其骨。瘞之。大軍笑曰。若狂者邪。汝之命不能保。能瘞而君骨邪。曰。汝事汝君。吾事吾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同共邪。吾逆知以情告汝。汝必不違。吾故告汝。旣瘞骨後。汝雖寸斬吾。吾不復告汝矣。大軍以其言白僂蓋。僂蓋曰。此奇男子也。因許之。絳山乃入。掇其餘燼。裹以弊衾。瘞於汝水之傍。絳山再拜號哭。將赴水。軍救之得免。初。義帝之被圍也。知其不免。然發憤經畫。殊有鬥志。後城將陷。始以憂沮。閒出。嘗謂近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皇子授爲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十年。皇帝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憾矣。但以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自古荒淫暴虐之君。等爲亡國。此其所以爲恨也。又云。自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爲人囚執。或獻俘宗廟。或跽辱階庭。或餓死空閨。或移置邊地。朕皆不爲也。汝等觀之。朕意決矣。死社稷之心。平昔素定云。是日。日大赤無光。京索閒雨血十餘里。

義宗少歷艱難。生長兵革間。遭家不造。適丁斯時。自愛王階。釁太和昏荒。敵國外患。無有寧歲。崎嶇汴京之遷。已同涸轍之窘矣。義宗繼之。尊師重道。經筵有官。勸農薄賦。黜陟有條。寸兵尺鐵。不挑釁於四方。因陋就簡。不增廣於宮闕。一意儉約。勤心撫摩。河南士庶稍歸之。謂之守文之令主則可。然區區以十數州之地。不能抗方張之師。而道喪時窮。則有付之末如之何而已。

太祖以甲午歲叛遼。義宗以甲午歲亡國。始於甲午。終於甲午。是有天焉。豈伊人力哉。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七

開國功臣傳

粘罕

粘罕小名烏家奴。一名粘漢。言其貌類漢兒。後改名宗維。武元皇帝從兄之子。其祖曰劾闇。乃武元伯父也。父師阿廬里移賚。字極烈。後雖貴。襲其官。加於見授官銜上。姿貌雄傑。能被甲周貫馬腹。驍捷如風。輪劍入敵。人莫敢當。幼時嬉戲。爲部伍擊刺之法。有居後者。擊之以鞭。性特嚴酷殘忍。沈鷲多謀。遇戰時。號令其下。騎者騎。步者步。回顧者斬。所以每戰必勝也。武元初起時。纔有千騎。破遼寧江州後。遼人益兵至二十萬。女真以衆寡不敵。謀降。獨粘罕兀室婁宿曰。我殺遼人已多。降必見勦。不若以死拒之。粘罕奮鐵撾而前。諸將隨之。遼人大敗。自是乘勝入黃龍府五十餘州。浸逼中京。古白雲城也。其後遼祚竟亡。多其力也。武元與南宋通和。已議還燕京六州地。粘罕不從。指地圖曰。欲作夏國往來次舍。勿復言。其後粘罕欲止割涿。易兩州。武元不許。是年以罕爲都統。太宗初改都統府爲元帥府。仍用罕爲左副元帥。斡離不之南下也。取和而還。及再征宋京。諸將猶以爲難。獨罕銳意請行。其後破京師。遷徙二帝而去。罕功居最初。金

師渡河至城下。見城上守禦。以爲難破。先欲講和。數日。罕曰。城不難破。城上人多。多則易亂。及破城日。遣八壯士先登。城上果亂散走。靖康初元七月。彗見。其芒亘數尺。自北拂帝座。并掃文昌。或謂罕乃妖星之精。時國事大小。罕皆總之。雖卿相拜其前。而罕不爲禮。太宗朝。罕之專權。主不能令。至於命相。亦取決焉。後握兵不數年。淫刑毒政。皆高慶裔教成之。兵權旣離掌握。慶裔不免于誅。而罕亦憤恚以死。後諡曰忠獻。詔立廟大興府。祀以天子禮樂。

骨捨

骨捨。武元從叔祖頗刺淑之孫。于武元爲從堂弟也。胡目多髯。雄傑有謀略。少時射命中。能越長塹。初起兵時。骨捨以爲必勝。其後寧江。渤海之捷。祕計居多。骨捨與粘罕至相驩。而骨捨才尤高。武元在位。二人用事。未嘗中覆。每有所爲。皆許自專。撫其背曰。兒輩作事。必不錯也。以至命相。命官亦專決。國中事非此二人不行。骨捨剛毅忍殺。粘罕兄事骨捨而甚重之。與幹離不相下。天會初。封鎬國王。

幹離不

幹離。不一名宗傑。乃武元第四子。江南誤呼作二太子。爲人眇小。性慈仁。喜談佛道。武元常奇其爲人。累更戰陣。在軍中號爲菩薩太子。天會三年。幹離不率衆南征。破擅。薊等州。至玉田縣。時宋郭藥師兵戈甲鮮明。方渡河。國兵亦懼。幹離不乃東向望日而拜。號令諸部而進。未幾。藥師降。遂進圍京師。後講和。需金

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綵各一百萬疋。及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而退師。天會三年，誅常勝軍三千人。常勝軍乃遼人，叛歸宋。至是又叛歸金。斡離不乃遣各人還歸本土居住爲名。問常勝軍曰：「天祚待汝如何？」曰：「天祚待我甚厚。」趙皇如何？曰：「趙皇待我尤厚。」斡離不曰：「天祚待汝厚，汝反。趙皇待汝厚，汝又反。我今以金帛與汝等，汝定是亦反。我無用爾等。」於是皆惶恐而退。旣行，遂遣四千騎以搜檢器械爲名，于松亭關皆殺之。又遣人于令徽家搜檢器甲，又賜郭藥師姓完顏，拘之泊定中。或云：「太子本仁慈，此受粘罕教使也。」天會四年九月，復南征，再圍京城。斡離不先擁兵抵劉家寺，粘罕繼至，環城列柵，分地爲攻拔之計。破城時，軍中屢欲血洗，數次登門望城中，有黃旗兵將在空中，不可洗，遂止。然主洗城者，粘罕與劉監軍。太子不與焉。蓋其性善耳。閏十一月二十五日城破，其後與粘罕共以太宗之命逼張邦昌卽位。是時歸至燕山，乃天會五年也。山後議事，太子欲以徽宗歸南，粘罕未許，因打毬中暑而死。後諡曰忠武。

蒲路虎

蒲路虎一名宗雋，太宗次子也。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性愛民。所居官必復租薄征，得番漢閒心。但時有酒過，後封堯王，除東京留守，治渤海城，勅令止飲。行未抵治所，有一僧以櫟于櫻，孟遮道而獻。櫟于木名，有文縷可愛多用。爲椀。曰：「可以酌酒。」路虎曰：「皇帝臨遣時宣戒我勿得飲，爾何人？」乃欲以此器導我邪。令窪勃辣駭。云敲殺也。卽引去。行刑者哀其無辜，擊其腦不力，欲令宵遁而以死告。未畢，復呼使前，僧被血淋漓。路虎曰：「所以獻

我者意安在。對曰：大王仁慈正直，百姓幸喜，故敢奉此爲壽。無他意也。路虎意解，釋之。詢其鄉，以渤海對。路虎笑曰：汝聞我來，用此相鶻突耳，豈可赦。卒殺之。又于道遇僧尼五輩，共輦而載，召而責之曰：汝曹羣遊以冒法，乃敢顯行吾前邪？皆射殺之。熙宗朝爲太尉，領尙書省事。郎君吳矢謀反，路虎連坐被誅。

兀朮

兀朮一名宗弼，封梁國王。武元第六子。江南誤呼作四太子也。與其弟邢王阿骨保同母。兀朮生時，穹廬中鬱鬱有氣，甚異之。爲人豪蕩，膽勇過人。猿臂善射，遇戰酣，出入陣中，部衆憚之。天會五年，兀朮與兄窩里暉率衆南征，粘罕欲先圍汴京。兀朮遣人告粘罕，謂獨力難功。旣而粘罕知未可圖，果如兀朮所言。遂已。七年爲右監軍，請於粘罕，乞提兵侵江南。從之。乃提兵自登州入海道，破南宋三十餘州。直至兩浙江東、湖南州郡皆破。宋帝航海。兀朮回至鎮江。宋將韓世忠提海舟駐揚子江以邀之。兀朮不得度，刑白馬，殺婦人，自刃其額以祭天。後得破海舟之策，大戰勝之。以輕騎絕江而回北江，屯於六合。時左監軍誚其無功，欲再侵江南。兀朮辭之。熙宗天眷年間廢劉豫，以河南地歸於宋。兀朮時爲尙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銳意敗盟，舉兵南征。後敗於順昌，敗於郟城，敗於柘臯，乃始講和。而南北無事矣。兀朮臨終以堅守和好爲說，後賜諡曰忠烈。

銀朮一名銀朱。武元第三從弟也。在部落中以勇悍知名。刺虎搏熊。輩伍無敵。武元起兵時。會集諸部。共舉驍勇者充千人長。衆推銀朮。割移烈等。首攻寧江軍。破渤海子弟軍。克其州。自後連年軍旅。每戰必從。天祚長春之役。兵執甚盛。衆皆懷懼。又盛寒。雪深尺餘。銀朮先鋒接戰。少頃。軍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歷武元世。屢戰有功。至太宗天會六年。銀朮爲萬戶。粘罕諸道進師。令銀朮等攻漢上。遂將其衆號二十萬。攻鄧州。時江南財賦。皆聚於鄧。宋京西帥劉汲營繕儲峙甚備。至是攻破其城。汲死焉。鄧州旣破。遂併取汝金房州之民以歸。後爲咸寧都統。封澤國王。

兀室

兀室一名悟室。一名希尹。武元帝疎族。于屬爲子也。武元起兵時。兀室同爲謀主。爲人深密多智。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虎。滅遼國爲先鋒。徑進入新川州。節度使王從輔詣降。又從破東京。上京。屢戰有功。武元割燕六州與南宋時。索百萬租賦。方交割城子。宋使趙良嗣請以十萬之數。兀室笑而不答。復云二十萬。兀室曰。此一小縣之數也。皇帝已與兩府議。不須論租賦。止于歲幣外增一百萬緡。倘有難色。不如且畫契丹故疆。良嗣力爭不勝。自此國中有背盟意。天會二年。遼主天祚率諸軍出夾山。南下武州。遇兀室軍。戰於奄遏下水。兀室率山西漢兒鄉兵爲前驅。以國兵千餘騎伏山間。遼兵驚潰。天祚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南歸。精兵五千人。兀室遣婁室勃堇領五百騎擊之。殲焉。遂禽天祚。其後余覩謀反。兀室自雲中

聞其事。見二人交馬議事。余視事覺伏誅。兀室嘗副粘罕用事。雖爲諸將所忌。而嘗以智得免。故粘罕以下。皆不能及。吳矢之反。諸王連坐。兀室時爲右丞相。建謀伏兵宮內。因其朝會。悉禽殺之。撻賴亦誅死。兀室遂遷左丞相。蕭慶右丞。遷左丞。然熙宗畏其智數。深切忌之。初。客星守魯。兀室占之。太史曰。不在我分野。外方小災。無傷。未幾。七月。宋、兗、魯、虞、滕諸王同日誅死。至九月。客星守陳。太史以告宇文。宇文語之。兀室不以為怪。是月。果同蕭慶誅。其應天道如此。詔略曰。希尹心在無君。言不近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誅慶曰。迷國罔悛。欺天相濟。既致於理。咸伏厥辜。賴天之靈。誅於兩觀。兀室第三子撻撻勁勇。有智力兼百人。兀室嘗與之謀國。蒲路虎之死。撻撻承認。詔召入。後執其手而殺之。爲明威將軍。會元夕。挾奴僕十餘輩入寡孀家蒸焉。兀室在闕下。其長子以告。命械繫於家。撻撻懼法而驚。遂失心。歸室不能坐。呼曰。我將死。人問之曰。適蒲路虎來。後旬日死。兀室哭之慟。曰。折我左手。是年。兀室亦被誅。

婁室

婁室一名婁宿。女真人。不知族屬之遠近。武元初興。選族帳之壯武者。婁室與焉。室爲人倜儻。有大志。嘗曰。吾部落數千。強勝如此。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及大兵攻取遼東路。顯州怨軍亦叛。蕭幹奔盪巫閭山。室以勁騎追之。大獲而還。武元攻燕。室爲前鋒。遼左企弓等方修守具。室等已登城。天會五年。室除萬戶。粘罕遣室征陝西。至河中。宋師扼蒲津西岸。不能渡。遂潛由上流韓城縣。一夕履冰而過。直攻長安。進攻秦。

鳳爲宋將張巖所敗。旣而室至鳳翔界，伏兵五里坡，擊殺巖。時宋師至富平，室擁兵驟至，負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其營，與劉錡戰，勝負未分。而我師鐵騎出，直擊環慶軍，宋師遂敗。時室爲陝西諸路選鋒都統。天會十年薨。太宗朝封郃王。

撻懶

撻懶一名撻辣，一名昌，武元從弟也。爲人驍勇無賴，少時暴橫，部落苦之。從破燕山，武元愛其雋爽。太子兩圍宋京，懶皆以兵從。天會五年，遷左監軍，馬擴屯軍北京，懶攻敗之。七年，兀朮侵江南，懶屯濱州以守山東。八年，自濰州引衆侵淮東，援兀朮。宋將張俊以懶善兵，其鋒不可當，徒手搏虎，并亡無益。懶急攻楚州，克之。又引衆攻泰州，水寨張敵萬，爲敵萬所敗。其壻萬不刺被禽。九年，居邠州，請於粘罕，乞割齊國滄州鹽場，不從。十二年，齊國乞兵，懶權右副元帥，提兵以應之。天眷二年，爲都元帥，割河南歸於宋。懶主議欲以廢齊也。齊旣廢，謀再征宋。旣而郎君吳矢謀反，事連懶，伏誅。其子大拽馬亦被囚，因赦得出。庶子烏拽馬名勗，字勉道，後爲平章。

撒離曷

撒離曷，女真人，不知其族屬遠近。女真起兵時，以宗族近親爲將相。離曷晚進，特以驍勇見知于粘罕，再圍宋京時，離曷爲萬戶。婁室征陝西，離曷副之，屢戰有功。天會八年，攻邠州，宋將曲端拒之。至白店原，據

高原而陣。望黑峯之敗，懼而泣。十年，與齊國合兵，屯於鳳翔。十一年，提兵直趨金、商，入洵陽界。宋將邵龍敗走，遂入金州。進趨饒風嶺，扼宋吳玠，不能前，乃斬其千戶李堇數人，募死士由饒風之左道，援崖而上。升，遂攻祖溪關，破興元。糧盡而反。十二年，復領兵攻宋仙人關，爲吳玠所敗，乃退師。天眷元年，遷左監軍。二年，遷左副元帥，提兵自河中府渡河，入同州界，破永興軍，及鳳翔府。陝右大恐，旣而折合李堇戰敗，中傷，退屯武功。和議再成，南北不復戰矣。吳矢反，諸王以次誅死，離曷亦誅死。

窩里溫

窩里溫一名宗輔，武元第五子。江南誤呼作三太子也。太宗朝，封晉王。天會五年，幹離不死，代爲右副元帥。是冬，自燕山率衆由滄州渡河，以攻山東。次年冬，以衆渡河，攻下開德府，遂攻濮州。會宋信王榛遣馬擴會兵而來，里溫報粘罕共爲之備。宋師至北京之清平里，溫撻懶復攻敗之。天會十二年，齊國乞侵江南，諸將皆沮其請，惟里溫請行。於是代粘罕爲左副元帥，與劉麟、劉猗等自淮陽分道南侵。舟師由清河破楚州，進攻承州。會雨雪乏糧，且戰不利，聞太宗疾，遂回師。熙宗卽位，封冀國王。正除左副元帥，窩里溫自燕山入見，卒於途。其後世宗立，以宗輔名非帝王之號，改其名曰宗堯，追尊皇帝，廟號懿宗。

烏陵思謀

烏陵思謀，本北遼合蘇館女真。世居遼地，俗呼執女真。如陝西熟番之類也。女真姓烏陵，最微賤，小名撒

盧母本無名字。後以門下被虜人洛陽進士吳鼎、蘇閻立名曰思謀。字曰仲遠。初起兵時，思謀方負柴，粘罕虜之，遂以其弟石窟馬之乳母妻之，命爲都提點。都提點乃北人貴家奴僕之稱也。至是罕死，思謀赴喪，石窟馬以乳母之故，請於熙宗。後以累充奉使有勞，令樞密院白身差權太原府尹，故得是任。思謀奸狡多慮，善于周身，女真之中，素稱辯慧，小術淺算，多有可取。後以改定官制，于初元換授寧遠大將軍，沁南軍節度使，知懷州。其後元帥兀朮主兵，凡軍國大事皆問之，以思謀北人，又常充奉使也。

韓常

韓常字元吉，燕山人也。父慶和在遼爲統軍，太祖入燕，常隨父降，俱授千戶。慶和入侵江南，累戰有功，後授副統，屯真定。正授雄州觀察使，常善射，以挽強見稱，射必入鐵。兀朮渡江，常爲先鋒，至湖南，與向子諲戰，子諲不能敵，攻圍八日，城破，兀朮自江黃間南渡，令常竟趨衢信，以爲援兵。兀朮攻明州，常以兵從，與張俊戰於高橋，俊遁，兀朮自江南歸，論功，仍陞爲萬戶都統，屯河中府。未幾，隨兀朮之陝西，攻仙人關，爲宋吳玠所敗，常被南軍射損左目，衆不能支，遂回軍。然亦以此受知於兀朮。兀朮首尾陝西，凡數年，必隨從。其後順昌之戰，常在白龍洲渦下寨，距城三十里。宋劉錡以千餘騎擊之，衆頗死傷。兀朮旣敗，以常守潁昌府。方兀朮未南征之先，常爲濬州守，一日與其判官宮茵論南北兵戰之事，茵曰：「此非南之所能敵，蓋諛之也。」常曰：「不然。今昔事異，昔我強彼弱，今我弱彼強，所幸者南人未知北間事耳。至順昌之敗，其言

果驗。

大金國志

卷二十七



大金國志卷之二十八

文學翰苑上

宇文虛中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宋黃門侍郎。以奉使見留。仕爲翰林學士承旨。皇統初。時南人多在上京。謀奉虛中爲帥。奪兵仗南奔。事覺。詔繫獄。先是。虛中在朝。語言諧謔。諸貴族大臣久不平之。乃鍛鍊所藏圖書爲反具。虛中嘆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例有之。如高待制士談圖書尤多。豈亦反邪。有司承風旨。并置士談極刑。人至今冤之。

蔡松年

蔡松年字伯堅。父靖。宋季守燕山。仕國朝爲翰林學士。松年行臺尙書省令史出身。官至尙書右丞相。鎮陽別業有蕭閒堂。自號蕭閒老人。薨諡文簡。

蔡珪

蔡珪字正甫。松年子也。七歲賦菊詩。語意驚人。天德二年。進士擢第。歷澄川判官。三河簿。正隆三年。銅禁

行官得三代以來鼎鐘彝器無慮千數。禮部官以珪博物。且識古文奇字。辟爲編類官。丁父憂。起復翰林修撰。同知制誥。改戶部員外郎。太常丞。朝廷稽古禮文之事。取其議論爲多。大定十四年。由禮部郎中出守濰州。道卒。有續歐陽文忠公集古錄。金石遺文。燕王墓辨等書傳於世。

高士談

高士談字子文。宋高瓊之後。宣和末任忻州戶曹。仕國朝爲翰林直學士。皇統初預宇文之禍。有蒙城集行于世。子公振亦有詩名。

馬定國

馬定國字子卿。在平人。少日志趣不凡。宣政末題詩酒家壁。有蘇黃不作文章伯。童蔡翻爲社稷臣之句。用是得罪。名亦顯。天眷年間遊歷下亭。以詩撼劉豫。豫與語大悅。授監察御史。仕至翰林學士。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定國以字畫攷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號齋堂先生。

施宜生

施宜生字明望。福建建州之建陽人。宣和末爲潁州教官。後仕齊。又仕國朝。官至翰林學士。正隆中嘗奉使于宋。自號三住老人。

郝僕

郝僕字子玉。太原人。正隆二年進士。仕至河東北路轉運使。有詩云。功名角上無多地。風月壺中自一天。子居簡亦有詩名。居中樞密院令史出身。正大末。除鳳翔府治中。南山安撫使。詩亦甚工。號虛舟居士。

李晏

李晏字致美。高平人。父彥實工詩。有云。少年日月醉花邊。短白長紅一一憐。自笑老來心尚在。惡風常廢五更眠。又賦梅云。冰骨有香魂乍返。玉顏無暈酒全消。皇統二年。晏進士釋褐。積遷至翰林學士。高文大册。號稱獨步。拜御史中丞。初。遼人掠中原。及得奚渤海諸國生口。分賜貴近。或有功者。大至一二州。少亦數百。皆爲奴婢。輸租于官。且納課給其主。謂之二稅戶。大定初。一切免爲民。閻山寺僧賜戶三百。與僧共居。供設而不輸租。故不在免例。訴者積年。臺寺不爲理。又訴於晏。晏上章略云。天子作民父母。胥吏弄法舞文。沙門旣謂出家。可與男女雜居乎。書奏。宰相持不可。世宗詔晏與相詰難。晏伏前曰。前日車駕幸遼東。閻山寺僧曾供從官一宿之具。寺僧物。陛下物也。陛下無以此直寺僧而使三百家受屈。世宗笑曰。李晏劫持我邪。即日免之。明昌初。爲禮部尙書。分諸道府試。復經義。設童科。皆自晏發之。出爲沁南軍節度使。力辭。改昭毅軍節度使。子仲略仕至山東路按察使。

王寂

王寂字元老。薊州玉田人。天德三年進士。興陵朝。以文章政事顯。終于中都路轉運使。卒諡文肅。有拙軒

集、北遷錄、傳於世。

劉昂

劉昂字之昂。興州人。大定十九年進士。是時昂有聲場屋。其律賦皆自成一。家輕便巧麗。差有捷法。早年得仕。省掾攷滿。授平涼路轉運副使。昂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往往膾炙人口。張秦娥者。頗能小詩。其賦遠山云。秋水一抹碧。殘霞幾縷紅。水窮霞盡處。隱隱兩三峰。其後流落。昂賜詩云。遠山句好畫難成。柳眼才多總是情。今日衰顏人不識。倚爐長聽煮茶聲。又云。二頃山田半欲蕪。子孫零落一身孤。寒窗昨夜蕭蕭雨。紅日花稍入夢無。秦娥爲之泣下。章宗朝。自國子司業遷左司郎中。以言降上京。留守判官。道卒。

楊雲翼

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人。詞賦亦中乙科。宣宗頻歲南伐。事執有決不可者。論議之際。時相多以避嫌不敢言。雲翼獨極諫。以爲兩淮生靈。皆陛下赤子。不能外禦北兵。而取償于宋。以天下爲度者。不如是也。是後再出兵。時全軍幾爲宋所覆。宣宗悔悟。責主兵者曰。我當何面目見楊雲翼邪。興定末。拜吏部尙書。中外望其入相。竟以足疾不果。正大五年。終于翰林學士。謚文獻。

史肅

肅字舜元。京兆人。僑居北京之和衆。業科舉爲名進士。歷赤縣及幕官。入爲監察御史。遷治書。出刺通州。

大中黨獄起。爲所絀。謫靜難軍節度副使。大安初。召爲中都路轉運副使。超戶部正郎。復坐鑄降同知汾州。卒官。肅尙理性之學。屏山學佛。自肅發之。高才博學。作詩精緻有理。甚善用事。古賦亦奇峭。有詩集號澹軒遺稿云。

蕭貢

貢字真卿。咸陽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自觀察判官召補省掾。不四五月。拜監察御史。累遷右司郎中。預修泰和律令。所上條畫。皆委曲當上心。興陵嘉歎曰。漢有蕭相國。我有蕭貢。刑獄吾不憂矣。又奏死囚獄雖已具。仍責家人伏辯。以伸冤抑。詔從之。遷刑部侍郎。入謝曰。臣願因是官廣陛下好生之德。主大悅。凡貢所平反多從之。歷大興尹。德州防禦使。知大名府。陝西轉運使。河東北路按察轉運使。靜南軍節度使。南京都轉運使。御史中丞。以戶部尙書致仕卒。謚文簡。有注史記百卷。公論等文。傳行于世。

李通

通字平甫。欒城人。明昌二年進士。泰和中。爲大興幕官。時胡沙虎知府事。賣權恃勢。奴視同列。通每以公事相可否。不少假借。又摘其陰事數十條欲發之。虎謀篡者也。聲教焰焰。人莫敢仰視。乃爲一書生所抗。積不平。先以非罪誣染之。幾至不測。雖有以自解。竟坐是仕宦不進。以東平治中致仕。閒居陽翟十餘年。號寄菴先生。臨終戒家人。吾明日歸。爾輩慎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曰。戒汝勿哭。令

我心識散亂。言畢。目復瞑。其明了如此。遙工畫山水。龍虎亦入妙品。皆得先輩不傳之妙。平生詩文甚多。如云。舊管新收。襟鏡在。昨非今是。酒盃乾。贈筆工云。工不能書。何以筆。士須知筆。乃能書。皆佳句也。

馮延登

延登字子駿。吉州人。承安二年進士。爲寧邊令。適趙秉文守此州。與之攷論文義。相得甚歡。故延登詩文皆有律度。正大末。奉命北使。見留。使招鳳翔。不從。欲殺者久之。割其鬚髯。羈管豐州。二年。乃得還。天興初。元。授禮部侍郎。京城陷。自投州井中。詩文最工。隆安道中。元日題云。山岡重復三竿日。溪路縈迴一帶天。老境飄零情更惡。又從馬上得新年。

梁持勝

持勝字輕甫。絳州人。大定初進士。質直尙義。有古人風。仕至保大軍節度使。有諫。世宗田獵。表傳于世。泰和六年。持勝復試進士。制策優等。宏辭亦中選。貞祐初。由太學博士爲咸平治中。宗室承裕辟爲僚佐。承裕死。太平謀不軌。以兵脅持勝作文移。持勝不從。大罵。卽日遇害。時年三十六。贈韓州刺史。初赴官。有詩云。山雲欲雨花先慘。客舍無人鳥亦悲。人以爲讖云。

馮壁

壁字叔獻。承安二年進士。歷州縣。召入翰林。再爲曹郎。宣宗朝。屢以使指鞠大獄。其時權貴如歸德知府。

宿州總帥。聲教焰焰。朝廷知其跋扈而不能摧伏者。壁以法臨之。毛髮不貸也。幼有重名。不畏強禦。興定末。以同知集慶節度使事致仕。居松山龍潭者十餘年。放浪山水間。人望以爲神仙。題明皇擊梧桐圖云。三郎耳譜趨花奴。風調才情信有餘。天寶錯來非一拍。霓裳中節亦區區。詩文行於世者最多。北度還鄉里。年七十九終。

韓玉

玉字溫甫。其先相州人。其後北遷爲漁陽人。明昌五年。經義詞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爲應奉。一日應制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宗歎曰。勳臣何幸得此人作傳邪。泰和中。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陞兩階。授同知陝西東路轉運使事。大安三年。都城受圍。夏人連陷邠。涇。陝西帥司檄玉爲都統府募軍。旬日得萬人。籍秦州場買馬官香及鳳翔冒買馬七百。寶雞埋沒官鐵。他州郡弓弩數千以給軍。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獲牛馬千餘。時夏五萬兵圍平涼。又戰于北原。夏人疑大軍至。是夜解去。當路者忌其功。驛奏玉與夏人有謀。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軍節度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援絕。謀舉兵入援。而玉恃其軍可用。亦欲爲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始自賊臣貪容奸賂。繼緣二帥貪錮威權。旣止夏臺之師。旋致會河之敗。又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然。事至于今。忍君親而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其後京兆統軍以謀反誅公直。并及于玉。玉赴官。

大金國志 卷二十八

道出華州。被囚。死于郡學。





國家圖書館



004637986

